

中國史學叢書

唐  
寅  
年  
譜

楊靜盒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782.

667-

2

中國史學叢書

唐  
寅  
年  
譜

楊靜  
盒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1 5621 1

象生茂如介



土木其形骸

冰雪其性情

藐千駟以若浼

擁萬卷而自榮

狂士標格

才子聲名

是將共叔夜伯倫而尙友

豈徒引徵仲希哲爲同盟

嘉慶辛酉年冬錢大昕贊

## 序

到了宋明理學的末流，每多空言鮮用，藉詞衛道；讀書人在主敬主靜的高壓下，僅有這一條事可濕衣，不可亂步的路，否則便目爲狂生，難齒士類的。然而天才橫溢，性情狷介的人，就受不住這種拘束，於是祇有學佛逃禪，怡情詩酒，而世俗不諒，偏以爲不羈禮法，任適放誕，流言於國，豈不可哀。

唐寅的天授奇穎，才鋒無前，是當時人所共知的。更有吳文定、王文恪、梁文康、文溫州等的援引揄揚，沈石田、祝希哲、文徵仲、徐昌穀輩的神契磋切，本來崇爵顯章，可以易如折草。不幸爲華景、都穆所構，致使科名無望，一生偃蹇，不得已而寄情詩酒，盡力書畫，雖失去了高官厚祿，卻在藝術詩文上獲得不朽的成就。他的不辱浙吏，斥去妒婦，跳樓避元敬，佯狂逃寧藩，這都是澹泊自甘，狷介自處的高行，豈能視爲狂誕嗎？

『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固然爲昔人所慨嘆，但『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便如何呢？子畏始以才高見嫉，科場被累，繼以好酒過情，背時違俗，雖難入衛道之目，然究同情者多，非議

者少。尤其是絃索謳歌，說部描畫，這是先生所不及料了。三笑故事，昔人有言其非，孟心史先生亦證其不實，可是當時的項墨林（生於公元一五二五年，距子畏之沒僅二載）已記其事，嗣後何大成刊外編，尹守衡撰史稿，都已著錄，今欲辯證其非，亦祇可編想生平，或不至如此而已。

以子畏的書畫而論：希哲即說下筆輒追唐宋名匠，弇州稱其書入吳興堂廡，百穀則列其畫入妙品，謂爲『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評者謂其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殊爲確論。至於子畏的詩文：王世貞跋桃花庵歌云：『語膚而意雋，似怨似適，真令人情醉。』又在鳳洲筆裏說：『寅少法初唐，如鄂杜春遊，金錢鋪埒，公子調馬，胡兒射鷗。莫年脫略傲睨，務諧俚俗。』王穉登丹青志則稱：『才雄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傾，折節相下，庶幾青蓮之駕，無忝金龜之席。』然先生卻自謙謂：後人知我者，不在於此。今讀其集，有時風神散朗，辭句婉麗，殊類劉夢得，有時諧俗俚歌，雋永有味，一如王梵志，這便是『初尙才情，晚年類放』之故了。

對於這樣一位遭遇侷僚，形骸放浪的天才，編者實致其無限的同情。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楊靜齋自序於藝社之南園

# 唐寅年譜

先生諱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後號六如，別字桃花庵主，魯國唐生，逃禪仙吏，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等。並有學圃堂及夢墨亭諸室名。

明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成化六年……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氏伯虎，更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

王季銓編明清畫家印鑑於唐寅之字號下，有：『六如，六如居士，伯虎，子畏，桃花庵主，魯國唐生，逃禪仙吏，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學圃堂及夢墨亭諸印鑑。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云：『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號六如居士。私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

長洲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

782.96  
667-266

2  
唐寅年譜

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風流逸響云：』先生諱寅，因字伯虎，因虎而復字子畏，幾于戲矣。別號六如，蓋取金剛偈中語也。余從諸博古家搜討先生遺蹟，見其所行圖書，如：「百年障眼書千卷，四海資身筆一枝。」如：「天上閉星地下僊。」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蓋取詩中得意語也。如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如普救寺婚姻案主者，真是眼空一世。』

唐氏爲前涼唐輝之後。世居吳之吳趨里，支庶不繁。

清唐仲冕六如居士全集序云：『吾宗以國爲氏，自前涼陵江將軍輝，徙居晉昌，其曾孫瑤，謫爲晉昌守，謫子揣，瑤子褒，皆封晉昌公。褒來孫儉，從唐太宗起晉陽，封莒國公，圖像凌煙。後世或郡晉昌，或郡晉陽，皆莒公後。迄宋，皇祐爲侍御史介，以直諫謫渡淮，至明爲兵部車駕主事，死土木之難，子孫分居白下、橋、李間。珽籍富順，珽籍益都，其季子瑾乃籍豐城，子畏先生蓋白下、橋、李間近派。』

又云：『華生國華出鈔本唐氏渡淮譜，列先生兄弟於松陵支系之後，其先世亦未能詳。』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

唐伯虎彙集唐長民壙誌云：『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君，無有支庶。』  
父廣德，業商，因以小康。母丘氏。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其父廣德，賈業而土行……母丘氏。』

唐伯虎彙集『與文徵明書』云：『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皿，獲奉吾鄉周旋。』

又『答文徵明書』云：『昔僕穿土擊革，纏雞握雉，身雜輿隸屠販之中，投契足下，猶酌湜泚以  
餅饈，采葛葦而爲絺綌也。』

按上二書一銘，則先生父業，似爲酒食之肆，否則何以有鼓刀滌皿，纏雞握雉言耶。

徐禎卿新倩籍云：子畏『家貧徵羨，壓習優汰。』

夫人徐氏，繼室沈氏。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配徐，繼沈。』

唐伯虎彙集『徐定瑞妻吳孺人墓誌銘』云：『孺人姓吳氏，諱素寧，蘇之長洲人。大父某，母王

氏。生正統甲子三月二日，年十七，歸徐正瑞。正德戊寅十月初九日卒，得年七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武丘鄉。子爰，娶何氏。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

按：戊寅爲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先生年已四十九，其元配夫人徐氏，約沒於先生二十六歲時，此後二十餘年中，尙與妻家往來不絕。

徐定瑞妻吳孺人墓誌銘又云：「寅爲女壻三十年，內言不聞，非儀兩絕，親所豫見。」

王鳳洲弇州山人稿云：「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唐伯虎彙集，「與文徵明書」亦云：「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

長洲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歸無幾，緣故去其妻。」按王閻二文，俱言子畏在科場案後，反目出妻，惟所出之妻，未知氏何，已不可考。

繼娶沈氏，則與子畏頗相得，全集有感懷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饑來喫飯倦來眠，生涯畫筆

兼詩筆，踪跡花邊與柳邊，鏡裏形骸春共老，燈前夫婦月同圓，萬場快樂千場醉，世上閒人地上仙。」此詩可見子畏之生平，且燈前夫婦一語，更可證與沈氏夫人，頗相和翕。

弟申，字子重，少於寅者六歲。

與文徵明書云：『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蔣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又云：『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兄弟也。』

按成化十二年丙申（一四七六），先生年七歲，其弟唐申始生，故年弱於先生者六歲。又按先生之姪『唐長民墟誌』，長民死於正德戊辰（一五〇八），年十二，則長民爲唐申二十三歲時所生，亦相吻合。

妹一，嫁而早卒。

先生祭妹文云：『吾生無他伯叔，惟一妹一弟。先君醜寅之昏，且弟尤稚，以妹慧而溺焉。迫于移牀，懷爲不置，此寅沒齒之疚也。爾來多故，營喪辦棺，備歷艱難，扶攜警危。旣而戎疾稍舒，遂歸所

天未幾而內艱作，弔赴繼來，無所歸咎。吾于其死，少且不傲，支臂之痛，何時釋也。」按此，先生之妹長於其弟子重，嫁時父已歿，嫁後不久而母卒，繼之妹亦亡。

生一女，許王氏。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

按王世貞吳中往哲象贊云：「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甫田集云：別號雅宜山人）爲邑諸生，累試輒不利，貢人太學。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遷固，甚似之。」唐伯虎彙集中有與履吉偕和詩，蓋與先生爲忘年之交。

子兆民，爲先生弟申之子。

唐仲冕六如居十全集序云：「自長民殤後，子重復生二子，曰兆民阜民，兆民後先生，兆民生昌祚，昌祚生應祥，應祥生宜瑞，宜瑞生允錫，允欽，允銓，允錫，生道濟，早卒。餘無可考。」

唐兆民遺命記云：「執意天心有賚，吾父復生子兄弟二人，命名兆民阜民，依然有承歡矣。嗟乎！伯父得年五十有四，而卒於嘉靖二年癸未之冬，葬於北城桃花庵次。時余甫三歲，父即命名曰

紹宗，以兆民爲子字，兆祧伯父，當是時宗未之喻也。」

先生工書善畫，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世人多寶之。

祝允明唐伯虎墓誌銘云：『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諱，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門徵索文詞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趣舍。』

王世貞弇州山人稿云：『伯虎書入吳興堂廡，差薄弱耳。』

王穉登丹青志云：『唐寅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嶂，灑灑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王世貞燕苑卮言云：『伯虎材高，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

韓昂圖繪寶鑑續纂云：『唐寅山水人物，無不臻妙，雖得劉松年李希古之皴法，其筆資秀雅，青於藍也。』

汪珂玉珊瑚網云：『董其昌云：唐伯虎雖學李晞古，亦深於李伯時，故人物舟車樓觀無所不工。』

李如一水南翰記云：『唐子畏名成而身廢，閒居作美人圖，好事者多傳之，覽其遺跡，未嘗不嘆其志之有託也。』

黃奭言提錄云：『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俗，曰：祇少唐生數千卷書。』

按周臣字舜卿，別號東村，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唐寅仇英俱師事之。據傳：初，臣以畫法授之唐寅，及寅以畫名，或嬾於酬應，乃請其代作，非具隻眼莫辨也。

詩文初尙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者不在此，論者傷之。

王穉登丹青志云：『才雄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碩，折節相下，庶幾青蓮之鶴，無忝金龜之席矣。』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

甚惜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已矣。」

長洲閣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寅)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駢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  
王世貞弇州山人稿云：「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託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

先生藏書頗富。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詠唐子畏云：「皋廡來觀覆瓿經，尊壺巾卷並充庭，邢參寂默張靈笑，一醉同登夢墨亭。」

文徵明飲子畏小樓詩云：「君家在皋橋，喧闐井市區，何以掩市聲，充樓古今書。左陳四五册，右傾三兩壺。」足徵先生書酒並重。

梅花草堂筆談云：「高杏東先生得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記日月，誠一時佳玩也。」  
讀書敏求記：「成元英疏莊子二十卷，南京解元唐寅藏書，北宋槧本之極佳者。」又云：「三辰

通載南宋槧本，有南京解元唐寅印記並題字。」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新雕注解瓊瑤子三命消息賦三卷，校正李燕陰陽三命二卷，勝朝登學

圍堂。』可見祝允明言子畏旁及風鳥五遁太乙，確非虛語。

鐵琴銅劍樓書目：『大玄集注末有題識云：弘治乙卯臘月，葑溪邢參觀於皋橋唐伯虎家。』

天祿琳琅：『宋版董溪王先生易傳，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唐寅藏書，皆有唐伯虎印。』羣經音義辨

有唐伯虎夢墨亭二印。班馬字類有唐居士印。』

清葉昌熾又在潘祖蔭滂喜齋中，嘗見宋刻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唐子畏藏書，有南京解元印。每

卷後皆有子畏題字：一云、蘇臺唐寅子畏甫，學圃堂珍藏書籍。一云、晉昌唐寅醉中讀。一云、唐子

畏夢墨亭藏書。一云、吳郡唐寅桃花庵中夢墨亭書，其餘大致略同。

著有六如居士畫譜及全集傳於世。

公安袁宏道中郎序唐子畏集云：『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余爲吳令，

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盡子畏，而



可以見子畏，故余之評騰，亦不爲子畏掩其短，以子畏不專以詩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爲俗吏乎。』此序頗風趣，全集未載，現存明刻本唐伯虎彙集中。

按中郎宰吳爲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子畏已故七十二年，此即今尚有傳本之一卷。清嘉慶初，善化唐仲冕、宰吳，重刻唐六如居士全集，計有六如居士集七卷，補遺一卷，六如畫譜三卷，外集六卷，墨亭新賦一卷，花塢聯吟四卷，六如居士制藝一卷。

明憲宗成化六年庚寅（一四七〇），先生年一歲。

祝允明 唐子畏墓誌銘云：『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是年十二月，文徵明生。

唐伯虎彙集卷三，又與文徵仲書云：『昔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

沈 周年四十四歲（一四二七——一五一〇）

吳寬年三十六歲（一四三五——一五〇一）

倪岳年二十七歲（一四四四——一五〇一）

文林年二十六歲（一四四五——一四九九）

王鏊年二十一歲（一四五〇——一五二四）

梁儲年二十歲（一四五——一五二七）

楊循吉年十五歲（一四五六——一五四四）

曹鳳年十四歲（一四五七——一五〇九）

都穆年十二歲（一四五九——一五二五）

祝允明年十一歲（一四六〇——一五二六）

明憲宗成化七年辛卯（一四七一）先生年二歲。

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一四七二）先生年三歲。

是年王守仁生。

明憲宗成化九年癸巳（一四七三）先生年四歲。

明憲宗成化十年甲午（一四七四）先生年五歲。

王鏊鄉試第一。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乙未（一四七五）先生年六歲。

王鏊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丙申（一四七五）先生年七歲。

是年先生弟申生。申字子重，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兄弟也。』先生唐長民壙誌云：『長民余弟申之子也。母姚氏。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君，無有支庶。余又不育，暨此子也，兄弟駢肩倚之。年十二，穎慧而淳篤……及余領解都下，頃以口過廢擯，而猶冀有此子也……卜以卒之年，正德戊辰九月丙午，去死之日，凡三月，葬城西五里晉昌舊阡。』

按正德戊辰爲一五〇八年，長民爲十二歲，卽生於一四九七年，而長民之父爲二十三歲。以此推算，則先生之弟申，必生於是年。

是年顧璘生。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丁酉（一四七七）先生年八歲。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戊戌（一四七八）先生年九歲。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己亥（一四七九）先生年十歲。

是年徐禎卿生。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庚子（一四八〇）先生年十一歲。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辛丑（一四八一）先生年十二歲。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壬寅（一四八二）先生年十三歲，閉戶讀書，不交一友。後與祝允明訂交。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筌時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

聞華峯可建築，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而大契。』

按是年祝允明已二十三歲，先生於讀書之時即與祝交契，當在是時。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癸卯（一四八三）先生年十四歲，在里讀書，稍稍交友。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甲辰（一四八四）先生年十五歲，獲交文徵明，並常陪其父文太僕燕。

先生與文徵明書云：『嗟乎吾卿！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縣髦，迨於今日。』

按子畏此書寫於會試科場案後，正窮愁潦倒之際，故書中言被累之苦，出獄之艱，及歸家後之種種落拓，當在先生三十一歲出獄回蘇之時。上推十五年，則先生於十五歲時，即獲交於徵明。又與徵仲書云：『寅與文先生交三十年，其始也，卅而儒衣，先太僕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

又送文溫州序云：『寅稚冠之歲，跌宕不檢約，衡山文璧與寅同齒相儔，又同井閉，然端懿自持，尙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實有墳箴之美。璧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失，輒痛切督訓，不爲少假。寅故戒栗強恕，日請益隅坐，幸得遠不齒之流。』

按文徵明之父名林，曾守溫州，沒於任所，著有文溫州集及瑯環漫鈔。文林對先生如嚴師慈父，督訓不少假借，時正文林以太僕寺丞，建言時政十四時後，告病歸里之際。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一四八五）先生年十六歲，爲府學生員，與張靈交友。

祝允明墓誌銘云：『童髻中科第一，四海驚稱之。』子畏入學，約在是年左右。

尤侗明史擬稿云：『（子畏）童髻入學，才氣奔放。與善張靈縱酒放懷。』

黃魯曾吳中故實云：『（子畏）幼小聰明絕殊。凡作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

學生，與張靈爲友。亦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鬪，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

蘇州府志云：『（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

明史亦云：『（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

吳縣志云：『張靈字夢晉，家故貧窶，至靈始讀書，爲府學弟子。性聰慧，文思便敏，好交游，任俠嗜

酒，與唐寅善。寅嘗邀游虎邱，會數賈飲於可中亭，且賦詩。靈更衣爲丐者，賈與之食，啖之。且與談

詩，詞辨雲湧。賈始駭，令賡詩，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易維繫羅陰下，賈使跡之不得，以爲神仙也。

督學方誌不喜古文詞，遂見斥。靈能畫人物，高遠有致，惟掩其醉得之，莫可購取。』

按：張靈之年歲已不可考，縣志列於唐寅之下，大約年與子畏相差無幾。惟坊間有八美圖十美

圖等彈詞，係演唐子畏與陸昭容之事。此本於清人黃九煙（周星）所撰補畫靈崔瑩合傳，文長五六千字。記子畏嘗爲寧王宸濠摹九美圖，以獻九重，後得崔瑩，湊成十美，好事者遂以此虛構彈詞，本屬光無故實者。今附於正德九年先生四十五歲時，應聘寧王事下。茲將張靈與子畏及祝允明等事跡見於筆記者附數則於後，亦疑以傳疑，信以存信之意。

外紀云：『伯虎與張夢祝允明皆任達放誕，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飲，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

說圖識餘載一事，頗與張靈在虎邱與賈人相謔類似：『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詫，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字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以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詩邪？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詩乎否邪？」遂舉一飲，輒盡，援筆續成

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頂。舉頭紅日白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知其何許人也。」

皇明世說新語云：「張靈嗜酒，醉則曰：『日休小豎子，尙稱醉士，我獨不能邪！』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爲？』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同飲。」

舌華錄云：「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豆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江南通志唐寅傳云：「張靈字夢晉，善圖畫，文思便敏，佻達自恣。祝允明愛其才，令受業門下，與寅交最善。」

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丙午（一四八六）先生年十七歲。

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一四八七）先生年十八歲，曾題洞庭東山王鏊壑舟園圖。

圖爲沈石田所繪，題詩者六人，爲唐寅、祝允明、羅卬、白鉞、涂瑞、劉機等。子畏詩云：「一丘諒自足，



陸處仍無家，古昔曾有云，此道久可嗟。洞庭有奇士，樓室棲雲霞，窗榻類畫舫，山水清且嘉，移者固爲愚，負者焉足誇，智力措身外，諷詠日增加，眷彼動靜心，爲樂安有涯。」

按：洞庭東山志，園成於成化丁未，爲王鏊別業，鏊字滌之，文恪公王鏊之從兄。鏊舟園圖本有二，一卽沈周所繪，另一爲蔣藻（春州）之作，題者七人：李旻、姚公綬、楊廷和、費宏、楊循吉、蔣冕、沈翼等，更有王鏊之鏊舟園記。記首卽云：「仲兄滌之既倦游，築室洞庭之巖間。其室穹焉如舟，因曰此宜名爲鏊舟。」

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一四八八），先生年十九歲，與徐廷瑞之次女完婚。

徐廷瑞妻吳孺人墓誌銘云：「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又云：「寅爲女壻三十年，內言不聞，非儀兩絕，親所豫見。」按吳孺人卒於正德戊寅十月初九日，爲公元一五一八年，上推三十年，卽一四八八年，則先生之年爲十九歲。

祝允明所撰墓誌銘亦有「配徐繼沈」之語，故先生之元配爲徐氏，決非如說部所胡謔之陸昭容。

集內有傷內詩，卽爲悼亡之作，言及白露、檣柱，想徐夫人必沒於七八月之間，然究沒於何年，已不可考。詩云：『淒淒白露零，百卉謝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銷亡。迷途無生駕，款款何從將，曉月麗塵梁，白日照春陽，撫景念疇昔，肝裂魂飛揚。』

明孝宗弘治二年己酉（一四八九）先生年二十歲。

明孝宗弘治三年庚戌（一四九〇）先生年二十一年，讀書作畫，有對竹圖。

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云：『唐六如對竹圖自題云：簞瓢不厭久沈淪，投着虛懷好主人，榻上氍毹黃葉滿，清風日日坐陽春。此君少與契安，何獨相延厭客星，苔滿西堦人跡斷，百年相對眼青青。題者五人：我築小莊名有竹，君家多竹敬如賓，一般清味醫今俗，千丈高標邁古人，肅肅衣冠臨儼雅，年年雪月尙精神，尋常豈是輕桃李，不解經冬祇立春。沈周。晉代王猷成竹癖，不可一日無此君，此君林林總玉立，風節儼若臨蒼旻，顏君絕俗乃尙友，一瓢千古鼻祖貧，置像長哦伯夷頌，整冠日理輿可神，翻雲覆雨嚴謝絕，歷雪經霜晚更親，桃李場中不涉迹，虛堂安得容雜賓。黃雲。君子本無黨，畸人必有鄰，夷齊是賢主，徐禪固佳賓，白雲聲相應，清風座不塵，我來嘗逕造，』

寧可作三仁。祝允明。挺蒼搖翠一叢叢，到處相看作主翁，未愧七賢來座上，定容千畝在胸中，捲簾暮對蕭蕭雨，欹枕秋迎簌簌風，不是王猷偏致意，平生氣味偶相同。文壁。修竹當門立，對之心自清，雅持君子操，深結歲寒盟。白日惟端拱，長年免送迎，好風時拂灑，環珮一齊鳴。都穆。按詩中子畏自以箠瓢沈淪爲喻，黃雲亦題以顏回絕俗，當在青年而未鄉試之時。且與都穆投契，此畫要爲早年之品，姑置於此。

明孝宗弘治四年辛亥（一四九一）先生年二十二歲，曾爲劉秀才墓誌，劉本先生總角知友。

劉秀才名嘉德，字協中，年僅二十四，其墓誌云：『鄙人總角相知，童年託愛。方始有恙，鄙人以密友入問湯藥，執手相視，潛然泣下。及乎易箘，鄙人以君命出下，詞雖不治，尙號召鄙人者再焉，若有見矚未及而沒。善言不聞，此生長恨，是知義則朋友，情猶骨肉。泰山其頽，空歌伐木之詩；昊天不弔，竟負彈冠之約。』

按先生入學當在十五六之時，以此彈冠之約觀之，則子畏久入泮宮益可徵信。

又在劉秀才墓誌之前，有先生數語弁言，頗饒風趣，蓋刻集時所加，疑爲子畏詩文潤例中語。文

云：『子畏原不知文，誌銘尤非所長，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無權，黃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此數語爲袁評彙集所收，唐刻全集已刪。

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云：『唐六如山水一軸，寫松壑憩亭陰詩意。細潤圓秀，全法李晞古，而無畫苑習氣，精謹之至。無款，凡其初年做宋人者，皆無款也。』

明孝宗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先生年二十三歲。

明孝宗弘治六年癸丑（一四九三）先生年二十四歲，有沈隱君墓碣文。

沈隱君名誠，字希明，姑蘇長洲人。沒於弘治六年五月乙卯，年七十，蓋隱君未入爨舍，以授徒自給，亦一老宿儒。

祝允明夢墨亭記有云：『曾傲於閩之神，所謂九鯉湖者，夢神惠之墨萬箇，子畏謂塗楮畫素，或但成細瑣藝玩，殆澀儒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如響者也。』

王鏊有送唐子畏之九仙祈夢詩：『人生出處天難問，聞有靈山試扣之，三月裏糧真不易，一生如夢復何疑，天台雁蕩歸時路，秋月春風別後思，我亦有疑煩致問，蒼生帖息定何時。』

九仙祈夢亦子畏一生異事，按允明夢墨亭記所言，似應在先生領解之前，姑置於此。九仙祠在福建興化，徐霞客遊記，遊九鯉湖日記有云：『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際之奇也。九仙祠卽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醞靈亦異矣。……是夜祈夢祠中。』可見九仙祈夢，霞客亦爲之。且霞客之高祖卽徐經。明孝宗弘治七年甲寅（一四九四）先生年二十五歲。父廣德沒，母妻及子亦相繼而逝。有吳東妻

周令人墓志銘。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其父廣德，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爲父旨，廣德常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欄幘，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售，一擲之耳。」』按先生父死時，已爲名泮，終以不治生產，而有枝山勸誡之語。姑定廣德沒於是年，而枝山之忠告，則在弘治十年丁巳（一四九七）。

又與文徵明書云：『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踴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可見在此一二年中，除父母相繼而逝外，元配徐氏及愛子亦卒，誠可謂哀亂相尋矣。惟科舉時代，丁憂生員例不應歲考科考及鄉試，則祝銘之『父沒，子畏猶落落』與以後之問答語，至少相距三年，蓋秀才未滿服，不能科考也。

按吳東妻周令人墓誌銘文：吳東字宣之，崑山人。其妻周氏，蘇州雙鳳人，年二十二而卒，爲弘治七年四月十七日，嫁後僅百有九十日，又越十一日而葬。

### 王寵生。

按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號雅宜山人，長洲人，在嘉靖九年，以諸生貢入太學，工書畫，文徵明後推第一，有雅宜山人集。卒於嘉靖十二年癸巳（一五三三），年僅四十。子畏之女曾許王國士爲室，國士即履吉之子，當先生沒時，履吉年僅三十，則其子至多十一二齡，與子畏之女相匹，當年歲相若，則此女必爲子畏四十以後所生。

子畏與履吉爲忘年至友，故詩文中時及之，記二篇於下，蓋皆先生四十以後作也。

伏以履吉王君以長句見贈，作此爲答：『歲月信言邁，吾生已休焉。春滋未淹晷，暑退大火流。灑掃庭戶間，整飾衣與裘。玄鳥樂高蔭，攀援聊淹留。仲尼悲執鞭，富貴不可求。楊朱泣路岐，彷徨何所投。』

席上答王履吉：『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盃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邨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矢滄浪。感君稱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

按王寵雅宜山人集有贈唐伯虎云：『舉世皆羅網，憐君獨羽毛。百年渾醉舞，萬象總風騷。長袖纈紅燭，飛花灑白袍。英雄未可料，腰下呂虔刀。』故先生有席上答王履吉云云。

按：子畏長於王寵二十四歲，則寵逾冠之年，先生當已四十有五，故與寵訂交，必年近五十。以詩第一首而言：歲月云邁，吾生行休，正是此意。雖如玄鳥之樂於高蔭，然猶思爲執鞭之士，以求富貴。彷徨路岐，或爲報聘寧王，吐污而歸，故歎第二首爲針對時人而言，或指致仕之都穆輩事實。

見科場案及至豫章之下。

明孝宗弘治八年乙卯（一四九五）先生年二十六歲，有許天錫妻高氏墓誌銘，白髮詩及桂香亭

銘云：『高氏諱貞，字閨德，吳縣鳳凰鄉人。……春秋二十有九，而卒於弘治八年，歲在乙卯，八月而葬……』

文林和唐寅白髮云：『氣羸髮先改，五十頭盡雪，豈無年差長，美鬢擬如涅。顏頰詎足嘆，樹立恐中折。服苦死所甘，僥枉生亦竊。葉脫根株固，貞元難遽絕。天地闕殺機，與奪難窮詰。鑿壽今亦亡，回死有餘烈，數命人人殊，疾徐付甘節。大冶範我形，堅脆任生滅。』

子畏白髮詩則云：『清朝攬明鏡，玄首有華絲，愴然百感興，兩泣忽成悲。髮思固逾度，榮衛豈及衰，夭壽不疑天，功名須壯時。涼風中夜發，皓月經天馳，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

以二詩而觀，子畏在二十六歲已生白髮，功名未就，殊爲傷感。文林和詩則以人壽修短有數，不足爲悲，可謂勉勵有加。時文林年正五十，故有氣羸髮先改，五十頭盡雪云云。



姚際恆好古堂家藏書畫記云：『唐六如桂香亭圖小軸，山水屋木極工細。畫就罩以墨瀋，作煙霧景，甚奇。』上題云：『皐岑丹桂飄香，古岸夕陽秋色，煙波江上歸帆，鸚鵡憑林暮迫，幽篁風送蛩鳴，野草閒花沈陌，蒼茫雲水悠然，中有高人遊逸。乙卯深秋，登鸚鵡皐岑，玩桂香亭畔，俯翠壁蒼巖，蒼茫百里，皆雲氣煙光。對景摹於舟次。唐寅。』』

明孝宗弘治九年丙辰（一四九六）先生年二十七歲。有中州覽勝序。

序云：『吾黨袁臣器，少年器逸，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揚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未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

明孝宗弘治十年丁巳（一四九七）先生年二十八歲，因好古文辭，科考幾下第，經蘇州知府曹鳳立薦，得隸名末。

子畏送文溫州序云：『然後先生復贊拔譽揚，略不置口，先後于邦閭耆老，于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鼈策駑踰然。是先生于後進也，盡心焉耳矣。』』

按子畏以名諸生而跌宕文詩，爲鄉先輩文林等所器重，常譽揚於鄉里耆老及有司文宗，故聲名籍甚。因是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薦名末，果中式第一。』按吳縣志曹鳳於弘治十年以監察御史任蘇州知府，後於十二年陞山西布政司參政。

袁表六如居士全集序云：『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耶？頗爲延譽公卿間。』科舉時代，不問縣學生員府學生員，每在大比之前，必經提學考試，名曰科考，如未錄取，不得鄉試。又在鄉試之前數月，尙有一種考試，名曰錄遺，錄遺得取，亦可應鄉試。明代知府之實權頗大，僅次於巡撫，且明永樂十九年始設巡撫於江寧，萬曆時移駐蘇州，故當時蘇州知府無異一小巡撫焉。因是子畏得曹鳳之立薦，能隸名科考。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又云：『伯虎與張靈俱爲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鄞縣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開龍王欲斬

有尾族，蝦蟆亦哭乎。」

鄞縣志：『方誌字信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弘治十年，董學南畿，嚴立法程，先德行而後文藝，革浮費，抑奔競，士出門下，咸厲風檢。』

袁麥六如居士全集序亦有：『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跣，將黜之。』按昔科舉中人名古文詩詞曰雜學，最爲不喜，鄞人方誌當不例外。而子畏等之好古文辭，可於祝允明文選跋書後窺見當時吳郡名賢之好尚。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六，枝山文選跋書後云：『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醬齋翻久矣。然或有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畜三五種，亦皆舊刻，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尤當增翰藻不可涯爾。丁巳，祝允明筆。門人張靈時侍筆硯。』文選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予昔游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部之半，又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遂留而成之。孔周何從得此，精好倍予所藏，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慶賞。楊循吉跋。』其後更題：『徐禎卿』

觀，「計其年僅十九，又有『唐寅披玩』諸題字。按丁巳卽弘治十年。

祝允明在弘治五年卽舉於鄉，久不第，授廣東興寧知縣。其懷星堂集有與唐寅書，當在子畏科考歲考之際，而希哲亦擬赴興寧時也。書云：足下之澤我厚矣。夙昔見足下才峻志遐，力量又捷，意鈍敏者後必爲所遺，每討論頃輒不盡所詞，意足下之越吾也。至其後足下之峻者益峻，遐益遐，捷益捷，僕之所深畏而終不遷者，計特足下一人耳。然幸到於今不遺。吾嘗謂今之學者，與昔大異，要異時所就，亦當大異。夫謂千里馬者，必其早吳暮楚，果見其跡耳。非謂表露骨相，令識者苟以千里目，而終未嘗一長驅，駭觀於千里之人，令慕服譽讚，不容爲異詞也。吾昔窺是業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瞪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躡踏焉。故且循涯而涉，至於今雖略獲其躡武，然故乏踏鐵之蹄，粗其後恐終不入伯樂氏之目，極自惋也。然不能無望於中，每覽足下詩筆，必興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爲家市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嗚呼，人相出在一城郡，其事業同，志思又略近，乃不相有增長如是。夫歲科程期近，猝猝將各南北，又坐病，不出百朝分矣。奈何哉。奈何哉。夫善劍者必用名劍，今名劍具在，吾將以善劍名，必

深其法而後用。苟術未諳，或中路而止，然且漫用之，則必有解指落腕之悔。凡今之自恕而不進者，其畏在此厲哉。足下大詣勿止，毋敗指腕，爲勞拙者笑。僕尙有論術一二語，忙不及告矣。或在後書。』

### 是年華察生。

按華察字子潛，號鴻山，無錫人。嘉靖進士，選庶吉士，歷兵部郎中，翰林修撰，使朝鮮，劾罷。起歷侍讀學士，掌南院事。性樸素，有巖居稿、翰苑稿、皇華集。沒於萬曆二年（一五七四），年七十八歲。鴻山事跡之見於明史者，在二百八十七卷，王慎中傳下：『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屠）應峻同年進士。累官侍講學士，掌南翰林院。』按題名錄，鴻山爲嘉靖五年二甲十三名進士，所以略記無錫華氏者，因坊間小說三笑姻緣中有華太師事，太師卽爲鴻山，其實全屬子虛，今以年月而言，鴻山成進士之歲，子畏歿已三載，何能賣身投靠於華氏太師府哉。

鴻山之子名叔陽，字起龍，亦少年科第，於隆慶二年（一五六八）以二甲一名成進士，官禮部主事，有華禮部集。三笑姻緣中之大獸二慧，爲鴻山二子，當與叔陽無關，小說附會之談，固不能

證之史實。藉曰叔陽或有伯仲二兄，疑卽默齋，第以年月計之，鴻山稚於子畏二十七歲，至娶妻生子，子能讀書，則子畏之墓木已拱矣。

茲再錄孟森心史叢刊三集，關於『秋香』考證一節於下：

徐電發選本事詩，有『祝允明秋香便面』題下徐註云：『秋香，成化間南京舊院妓也。後從良，有舊識欲相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載梅禹青泥蓮花記』云云。其詩曰：『晃玉搖金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着過秋香字，知是成邨薛校書。』此枝山題詠之有涉於秋香者也。

無聲詩云：『林秋香名奴兒，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學畫於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最清潤。落籍後，有舊知欲見，因畫柳於扇，詩以謝之，云云。（按下卽徐註之昔日章臺一絕。）此更詳秋香之小名及姓矣，然皆言舊院妓之秋香，非官家婢之秋香。

董翰宮閨聯名譜引王行甫耳談云：『陳元超，吳人，父以疏論嚴氏謫死。元超少年，僮僕不羈，嘗與客登虎邱，見宦家從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己，悅之。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狀，求傭焉。留侍二子，

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駭，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唯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卽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旣娶，婢曰：君非虎邱遇者乎？曰：然。曰：君旣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素而華，其裏少年佻達可笑，非有他也。元謂不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元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元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元始末，亟治百金裝，並婢贈之。是爲世傳三笑彈詞之秋香，絕非唐子畏事。然則彈詞中之唐祝二公，子畏與秋香事無涉，枝山乃有題秋香便面一詩，特非此一秋香耳。

然華鴻山家姬窺唐子畏而笑，則又爲一事。褚人穫桐下听然云：『華學士鴻山，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觥，因大笑極歡，日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儲書獲配秋香之

誣。據此則三笑彈詞，明世已有之，乃合唐子畏與陳元超事，并爲一談者也。

按孟森之文，似以桐下所然之說爲然，其實鴻山成進士後，歷官兵部郎中，翰林修撰，因使朝鮮而劾罷，再起始爲侍讀學士，掌職南院，年必五十以上，相距子畏之沒，已近三十年，以是桐下所然之華學士鴻山云，亦必道聽之語，不足憑信。至子畏之嬌女賦，現存集中，係仿登徒子好色賦而作，其開端云：『臣居左里，有女未歸。長壯妖潔，聊賴善顧，態體多媚，窈窕不妒。旣聞巧笑，流連雅步。二十尙小，十四尙大，兄出行賈，長嫂持戶，日織五丈，罷不及莫。三丈縫衣，餘剪作袴。抱布易絲，厭浥行露，負者下擔，行者佇路。來歸室中，嘖嘖怨怒，策券折閱，較索羨貨。着履入被，不食而嘔，雙耳嘈雜，精宕神怖，形之夢寐，彷彿會晤。咀桂嚼杜，比像陳賦……』觀此可知所賦爲貧家嬌女，與大家姬人無關，褚人稷想亦未見嬌女賦耳。

又據姚旅露書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分宜，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丘，適上海有官家夫人，擁諸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襖絳棍，風動裙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悅己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窈人子，往賄官家縫人，



鬻身爲奴。宦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愛暱焉。一日求歸娶，二子曰：「女無歸，我言之大人爲女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子爲力請予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裙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丘少年邪？君貴介，奚爲人奴。」道人曰：「吾爲子含笑目成故耳。」會勾吳學博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謁焉。既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並謁道。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以歸。宦家始悉其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之。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爲母舅趙子，本姓華氏。按小說家移其屬唐伯虎，三笑奇緣一書，卽專衍此事者，子畏爲人固放誕，實未嘗有此。」

按：露書此段，與耳談出於一轍，僅陳元超易爲華應生，要均與唐子畏無關。至華叔陽則另有一戀愛故事，見西神客話，並附及之。

三笑姻緣，不知何人所作，書中述華氏二子，有大獸二獸之稱。按鴻山少子名叔陽，字起龍，一字元谷，少有雋才，甫冠卽登科第。取於王，爲婁江王司寇之女，其婢曰錦華，玉質天秀，性復聰明，叔陽嬖之。時叔陽方爲儀曹郎，鴻山爲掌院學士，恐其子之溺於佳麗也，乃謀於司寇，以錦華嫁於

徽商之寓吳者，叔陽在部曹，勿聞也。錦華哀號欲死，會有守者不得聞，又欲一見叔陽而訣，乃謀爲潔身計以歿。錦華有侍兒，年十六矣，姿貌可人，遂脫簪縷以飾之。自毀其容，短裳禿髮，整整作野嫗狀，謂商曰：『子揮囊金而耦我，不幸疾在齊，非旦晚瘳者。』乃出襟中大珠二十顆曰：『可償子四百金之費。』復指侍兒曰：『妮子足佐子贖也。自今以往，我當屏居服藥，或冀有瘳，幸毋迫我，令我劇抱恨死也。』商撫慰不疑，持珠擁侍兒去。居數日，出賈於越，凡半載而歸。既醉，肥錦華旁若欲迫之者。錦華循其髮而泣曰：『我飾侍兒以事子，所以念子者至矣。子獨不一念我疾乎？』言已大慟，揮刀自刎其面。商大驚而止。既而叔陽聞去帷之信，悵然引疾還，甫遭父喪，未幾歿於苫次，年二十九。方叔陽抱病時，錦華在三百里外，勿聞也。一日，陡焉起坐，靚妝嫺服，笑而呼曰：『來矣，來矣。』遂閉門自經，時萬曆乙亥九月八日，叔陽捐館日也。觀此則叔陽少撥巍科，竟效伯輿之情死，風流倜儻，跡隨不羈，容或有之，何至如郢書燕說之所載乎？至記子昆與秋香事，亦誤。據黃蛟起西神叢話，蓋俞是堂（憲）次子安所爲，女郎號美娘，蛟起曾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好事者駕言唐寅耳。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戊午（一四九八）先生年二十九歲，鄉試中式第一名解元，有送文溫州序，解後主司詩及金粉福地賦。

祝允明 唐子畏墓誌銘云：「卽瑾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應天府錄爲第一。」

閻秀卿 吳郡二科志云：「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  
按子畏既得文林曹鳳等譽揚，文名藉甚，在領解前有金粉福地賦，文詞旖旎，入初唐四傑之室，今存集中，要亦如王子安 滕王閣序之意。其起句曰：「閩山右姓，策府元勳。玉節凌霄而建，金符奕世而分。」中更有「忘形下土，莊生之鷗鷖；投身事主，介子之龍蛇。」又與韓荆州書同其意向，然此文之妍麗，明人已甚景仰，爰錄數則於下：

李詡 戒庵老人漫筆云：「唐伯虎僑居南京日，嘗宴一通侯家，卽席爲六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伯虎賦先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大加稱賞。」

孫伏生 談瓠云：「唐伯虎有金粉福地賦，汗巾賦，俱莫得其傳。今金粉已殺青，所闕者汗巾賦。」

耳。」

沈德符敝帚軒剩語云：「成化弘治間，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豔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余未之見。祝有烟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  
子畏之領解後謝主司詩，頗沾沾自喜：「壯心未肯逐樵漁，泰運咸思備掃除，劍賁百金方折閱，玉遭三黜忽沾諸，紅綾敢望明年餅，黃絹深慚此日書，三策舉場非古賦，上天何以得吹噓。」  
按：明貢舉考略，弘治戊午科應天府正主考爲洗馬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副主考爲侍講劉欒，字世衡，順天大興人。所出試題爲古之欲明三節禮之用和一節，然而無有二句。

按：伯虎鄉試之時，尙有一戀愛故事，未爲小說家所採，揆諸情理，亦多未安，事見六如居士外集錫山孫寄生談：「伯虎應試南都，偶出遊，見樓上一美人，以目挑之，伯虎亦致慇懃焉。美人者，某指揮女也。慕伯虎才名，暗以手書訂桑間之約，期以八月十五試畢赴之。伯虎因浪遊出，偶爲友人發其篋中私藏，驀見此書，卽懷之。伺畢試夜，其友盛招賓客，留連伯虎，酌以兕觥。伯虎堅辭不得，頽然一醉。其友冒往，與其女歡洽，已爲指揮所覺，男女俱被殺。比伯虎醒時，漏下四鼓矣。因暗

赴其期，中途宣傳某指揮使家以姦情事發殺人。伯虎大趨避，獲免於難。噫，亦奇矣。」

文林赴温州任。

〔文温州集云〕戊午春，時赴温州，楊君謙禮部邀餞於虎邱。同集者沈啓南、韓克贊二老，復巾杖藜，韓從子壽椿與朱性甫青袍方巾，唐子畏、徐昌國並舉子服，而余與君謙獨紗帽相對。會凡八人，人各爲侶，適四類不雜。下有詩云：『鳥歌常離筵，東風逗微雨，會合飲中仙，兩兩各相侶。二老行紆徐，二妙足高舉。儒袍聯魯生，烏紗對賓主。酒半散林壑，尋詩鏤肝腑，詞鋒挽落暉，酣戰走旁午，冥搜隘八極，光燄互吞吐，珠璣落吾手，拾襲誰敢侮，悠悠大塊內，何物不參伍。嗟余獨行邁，棄斥無所與。』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己未（一四九九），先生年三十歲，與江陰徐經入京會試，因徐經科場案被累下獄，尋罷黜爲吏。

先生科場案被累，實爲一生最阨逆最痛心之事。緣先生既舉鄉試第一，旋與江陰徐經同行，入京會試。先生故有梁儲爲之延譽於程敏政，適敏政與李東陽同主會試，策題以四子造詣爲問，

乃是許魯齊（衡）一段文字，見劉靜修（因）退齋記。通場士子不知，敏政得二卷，獨條對甚悉，將以爲魁。而先生出場後，亦疏狂自炫，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令東陽覆閱，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論不已，敏政景經俱下獄坐。經會謁見敏政，先生曾乞敏政作序文，俱黜爲吏，敏政亦勒致仕。事見明史文苑程唐二傳，及何良俊叢說，箬波治世餘聞，王世貞明詩評等。

明史唐寅傳已入附錄，今抄此次關於科場案之程敏政傳一段於下：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南京兵部尚書信子也。……（弘治）五年起官，尋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專典內閣誥敕。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敏政景經俱下獄坐。經嘗執贖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黜爲吏。敏政勒致仕，而景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敏政出獄憤透，發繼而卒。後贈禮部尚書。或言敏政之獄，傳瀚欲奪其位，令景奏之，事祕莫能明也。

先生與徐經之交往，據堯山堂外紀云：『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譽籍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中，都人屬目者已衆矣。况徐擁厚貲，其營求他選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疏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私家筆記每謂徐經與唐寅同鄉舉，殊誤。按南國賢書：徐經係江陰縣學增廣生，治易中弘治乙卯科鄉試第四十一名。唐寅係蘇州府學附學生，治詩，中弘治戊午科鄉試第一名。又按經字衡父，固亦能文者，正德丁卯，沒於京師。著有賁感集，其友文徵明爲之序。徐氏宗譜載徐經夫人楊氏親書析產文，子治分田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畝，富人之名，殆不虛傳。

至敏政之被劾，據弇山堂別集記云：『弘治己未給事中華景林廷玉論敏政鬻題。先是敏政問策祕，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窺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疏人也，見則矜且得上第。爲景及廷玉所論，並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以一金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爲之也。』

先生與同鄉都穆交惡，誓不相見，亦由科場案事。沈德符敏詩剩語云：『弘治中唐解元伯虎以

罪誤問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閤鄉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寅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穆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卽從簷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其修郤之報。然唐後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先生與都穆有郤，秦西巖游石湖記事載之最詳：『戊寅（萬曆六年一五七八）春初，看梅於吳中諸山，於楞伽山會雅宜先生子龍岡，龍岡故六如唐先生子壻，爲說唐先生事，漫識於左。子畏少英邁不羈，與南濠都君穆遊，雅稱莫逆。江陰有徐生名經者，豪富而好事，結交吳中諸公，間與六如友善。徐故太學生，弘治戊午歲大比，徐通考官得關節，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與同事者，遂以關節一事語唐，唐得之更以語穆。是歲唐舉第一人，而徐與穆亦得同榜。（此語甚誤，唐穆與徐非同年鄉舉，見堯山堂外紀下。）徐德唐甚，相與計，偕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場中試目，復以語唐。唐爲人洞見底裏，無城府，如前語穆。未揭榜前，穆飲於馬侍郎（原注：失其名）邸寓，與給諫華景俱。會有要宦謁馬，馬出接之，與談會試事。宦云：唐寅又舉第一矣。穆



從隔壁耳之。宦去馬入，與穆語，喜盈於色。穆輒起嫉妒心，遂語馬以故，景亦與聞之，一日而徧傳都下矣。景遂論程，并連唐徐至廷鞫，兩人者俱獲罪，程亦落職。是歲凡取前列者皆號名，都以名在後，反得雋，而唐先生遂終身落魄矣。唐後與穆終恨，誓不相見，如此累年。有一友生游於兩君之門者，欲合其交，伺唐飲於友人樓上，亟聞於穆，乃語唐曰：穆且至。唐聞之，神色俱變。穆謂友已通情，疾入樓，覓見之，瞥見遂躍樓窗而下，亟趨歸。友人恐其傷也，蹤跡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賊子，欲相逼邪。亦竟無恙。兩人者遂終身不相見。穆後官至太僕，亦有文名。子畏鬱鬱不得志，以詩酒自娛，其繪事不減顧陸。按此事絕無知者，少嘗聞之陸蕙田先生，先生陸海觀南之子，性迂怪，好談吳中故實，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長者，口不談人過，方語之時，詞色俱厲，且言人但知穆爲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此事蓋實錄也。」

都穆一時之嫉忌，遂惹終身之恨，而吳中人士亦多誹薄之。據吳縣志引列朝詩集云：『都穆字元敬，弘治己未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歷禮部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加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穆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羣籍，教授濠上幾二十年。吳文定公爲言之學使，乃

得補博士弟子，三年而舉進士……穆少與唐寅交，最莫逆。寅鎖院得禍，穆實發其事，寅誓不與相見，而吳中諸公皆薄之，穆晚年亦深自悔恨云。按都穆生於天順三年己卯，藉吳寬之力而補秀才，再三年而成進士，年已四十一矣。至正德七年（一五一二）致仕，後子畏二年而卒。

至先生會試前後情形，在與文徵明書中，言之最爲沈痛：『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伎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左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蘼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淚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續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蹇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

科舉之時，士子干謁，詞臣延譽，原不足怪，而堯山堂外紀所云：『六如文譽籍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可見當道公卿與交必多，誠如自云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可是不旋踵而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橫流矣。今集中有上吳天官書，卽會試前干謁公卿而請執贊

者。天官卽吳寬，寬爲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於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缺，命虛以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敕。故書中有云：「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寅瞻桑梓，得俱井邑。感于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錄所著投贊……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清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此種求譽揚通聲氣之書牘，昔時本爲慣常，惟文須典雅，字宜勁秀，詞臣亦樂爲獎掖。降及叔世，便爲「打秋風」之濫觴。

梁儲爲子畏延譽於程敏政，以閩秀卿所撰之吳郡二科志較詳實：「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不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艸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息者。」

當時援引者，尙有吏部尙書青溪倪岳，見顧璘國寶新編：「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

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類。青溪倪公見之，亟稱其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妒互會，竟媒禍胎。」

故京中先後爲子畏延譽者，有梁洗馬儲、程詹事敏政、吳天官寬、倪尙書岳等，真可謂文雄闔闕，名重公卿矣。不謂竟遭都穆之忌，華景之劾，望誤終生，甚可哀也。

### 文林卒於溫州任所。

按吳縣志：『文林字宗儒……成化壬辰登進士，授永嘉知縣……父喪歸，補博平，陞南京太僕寺丞。馬政久弛，吏驕不奉法。林奏案其罪，不少貸。上馬策三篇，兵部議行之。會病乞歸，凡六年……卽家起爲溫州知府……又作俗範訓其民，民益敬事無敢欺。而林竟以病不起……』

又按明史文徵明傳：『文林爲溫州知府，卒於官，吏民贖千金爲賻。徵明年十六，悉卻之。』

子畏之送文溫州序，言文林譽揚於有司，此有司雖不知誰何，然閻秀卿二科志，明言出此序。示刺史曹鳳，曹鳳任蘇州知府爲弘治十年至十二年，設如明史所云，文林沒於徵明十六歲時，（一四八五，子畏與徵明同歲）何由得見曹鳳，疑明史有誤。錢保塘歷代名人生卒年錄以文

林沒於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年四十一，亦沿明史之誤。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及姜亮夫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均以文林卒於弘治十二年，而溫州府志文林之前任爲康厚，河南人，弘治十年任。文林之後任爲鄧淮，吉水人，進士，弘治十二年任。故文林之卒於官，必爲弘治十二年無疑。且文溫州集又有戊午春與楊循吉餞別之詩，可證明史與錢錄皆誤。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庚申（一五〇〇）先生年三十一歲，黜爲掾於浙藩，不往。因故出妻，頗有意述作。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己未會試，時旁郡有富子，亦已舉於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於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逮主司出，同訊於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

先生之不赴浙藩爲掾，實緣才高遭忌，科場被累，至不願再受屈辱。其與文徵明書，頗能明心見性：「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尊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

補過，循資於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試思天才橫盜之人，不能由科舉顯揚，其內心苦痛，豈堪言喻。六如居士外集。有孫允伽記云：「唐解元廢棄詩云：一失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蕩，嘗有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明胥口一江烟。」足徵科舉失意，至老不衰。

與文徵明書敘其歸里後之遭遇云：「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如此境况，無異時衰鬼弄人矣。其夫妻反目一語，當卽出妻之因。

弇州山人稿云：「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妒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靡不酸鼻也。」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云：「悵悵莫怪少年時，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壩陵芳艸夢中烟。前塵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

也。後作多怨音，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金說客剩貂裘，近來檢點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于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

先生所出之妻，不知何氏，然決非祝允明所撰墓誌銘中：『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當子畏五十四歲歿時，王履吉不過三十，其子國士恐僅十齡左右，則先生之十歲女孩，必爲繼娶沈氏所生，非出妻之遺。

先生此時之心緒，可謂惡劣已極，而猶有評爲『三笑說部之主者，不知何意，今抄項元汴焦窗雜錄一則於下。』

唐子畏被放後，于金閨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郎姣好，姿媚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于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偏擇

之得秋香者，卽金閨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吾舟，知君非凡士，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塵埃中，識名士邪！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於席間恆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權。明日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

按：蕉窗所記，雖屬子虛，然『三笑』故事，流傳已久，明尹守衡史竊，（此爲清代禁書，後有翻刻本，易名爲明史竊。）卽全據此事入傳，見列傳第七十二，唐寅傳內。尹守衡字用平，廣東東莞人。年十六補弟子員，好左氏，精研其旨，以春秋舉萬曆壬午鄉薦，會試乙榜，授福建清流教諭。屢上春官不第，就江西新昌知縣，著有史竊一百五卷。此書在清代既爲禁書，故尹守衡之名爲人名字典所未收。查尹守衡與子畏相去僅五六十年，卽有落魄求傭獲配秋香故事，守衡且據爲信史，以之入傳，後人雖欲爲之文飾，未免有依據不足之苦。



蕉窗雜錄爲嘉興項元汴所撰，項生於嘉靖四年（一五二五），卒於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若雜錄成於子京三十歲以後，則距子畏之沒，亦不過三十餘年，嘉興離吳縣又近，故三笑之事，今欲證其非是，實覺有所不能。嗣後何大成在萬曆丁未（一六〇七），據以入外編，尹守衡錄以入史竊，而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卷末紀事於此段眉批云：『此事儘可譜爲傳奇。』其後更批云：『此女大不俗，得子畏爲配，亦一笑爲之媒耶？然子畏亦可謂有心人矣。』彙集刻於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五），距子畏之沒，亦僅七十二歲而已。

先生此時，頗有意於著述，其與文徵明書云：『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鑿括舊文，總疏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文好事，託之高山……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一五〇一），先生三十二歲，遠遊閩浙贛湘等省。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放浪形跡，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

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瘥，稍治舊緒。」

按：先生自望謫歸里，頗思以著述自見，然鑒於鄉里家人之輕視，乃效司馬遷經歷名山大川，以壯其氣，故遠遊閩浙諸山，湘贛諸水。然以不治生產，心長力絀，不得不謀緒至友文徵明，卹其家室，與文徵明書之末節云：『黃鶴舉矣，驩驅奮矣，吾鄉豈憂戀棧豆嚇腐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孳，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

### 徐禎卿鄉舉中式。

徐禎卿中鄉舉，見題名錄及吳縣志，年二十三。明史云：『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天資穎特，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已工詩歌，與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舉弘治十八年進士，孝宗遣中使問禎卿及華亭陸深名，深遂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貶國子博士。禎卿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卒年三十三。禎卿體耀神清，詩鎔鍊精警，爲吳中詩文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

徐禎卿迪功集有與子畏贈答詩，其贈唐居士云：『閒居嗒嗒醉鳴鳴，轉覺微情與世疏，貧剩甞  
甞猶讓鹿，（伯虎時畜一鹿）病拋魚肉久甘蔬，一龕碧火蒲團夜，十畝黃柑酒甌事，茲事若成  
須報我，菟裘隨地着吾廬。』

又簡伯虎云：『麻紙功名笑浪傳，如今袖手了塵緣，交朋雲落看書札，花月蕭條問酒錢，數里青  
山騎犢醉，一牀黃葉擁秋眠，心期兀兀成幽病，誰與高人辦草廛。』

此二詩疑作辛酉壬戌之交，必先生出遊歸里，染疾養病之際，故有病拋魚肉，心期幽病云云。而  
桃花庵更未有着手處，高人草廛尙無從置辦也。

祝允明懷星堂集有夢唐寅徐禎卿（亦有張靈）詩，亦在子畏科場案後。『唐生白虹寶，荆砥  
夙磨礪，江河鯤不徙，營野遂戕麟。徐子十餘周，邃討務精純，皇皇訪漢魏，北學中離羣。伊余初守  
質，溫故以知新，誰出不由戶，貌別情還均。濁世二三子，厭棄猶爲人，相逢靡幽明，隔域豈不親，茲  
塗無爾我，相泯等一眞。昔亦念張儒，猶能逐冥廛。』此詩可見徐禎卿張靈與子畏之交誼，且均  
爲祝允明之及門弟子。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壬戌（一五〇二）先生年三十三歲，倦遊歸里，得疾，少瘳，治理舊緒。

按祝銘，先生約於壬戌辛酉之交。遠遊閩浙湘贛，暫歸里門，稍事休憩，將重復出遊，不幸得疾，久久未愈。待至少痊，理其舊緒。

六如居士畫譜自序云：『子棄經生業，乃托之丹青自娛。』則子畏之欲以畫名世，亦在科場案後。明代士子，對於書畫，本甚講究。何況子畏與沈周，爲忘年交，沈爲久享盛名之老畫師，集中有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桃花庵與祝允明黃雲沈周同賦五首，及題沈石田先生後集等。子畏又以周臣爲師，周係陳暹弟子。吳縣志云：『陳暹字季昭，吳縣人。善設色山水人物，以畫名者六十年，不喜親世務，所交惟杜瓊一人。』吳縣志又云：『周臣字舜卿，吳縣人。學畫於陳暹，其圖象大小，古貌奇裝，綿密蕭散，皆有意態，纖穠冶麗，爲世所賞。』子畏與祝允明文徵明等更爲至友，故書畫之成就，既有益友切磋，良師觀摩，亦且淵源有自，是以先生雖不得志於科名，然文玷畫壇，割席據雄，宜其垂萬禩而不衰。

先生遠遊返里，徐禎卿曾寄以詩，見迪功集：『聞子初從遠道回，南中訪古久徘徊，閩州日月虛

僊觀，越苑風煙幾廢臺，賴有藜筇供放迹，每於鸚鵡惜高才，滄江梅柳春將變，憶爾飄零白髮哀。」

先生集中記遊之詩甚多，茲錄數首。登法華寺山頂云：『昔登銅井望法華，崑龍螺黛兼蒹葭，今登法華望銅井，湖水迷茫煙色暝。法華銅井咫尺間，今昔登臨隔五年。湖山依舊齒髮落，五年一睫渾如昨。城中離山半日程，予輩好事多友生。耳聞二山眼未識，欲謀一行不可得。我于二山有宿緣，彼此登臨盡偶然。法華看梅借僧屐，洞庭遊山隨相國。兩山俯仰跡成陳，得來反羨未來人。來游固難去不易，未擬重來酒深酌。』按銅井在吳縣鄧尉山西，其下卽今之香雪海。法華在洞庭山中。

嚴灘云：『漢皇故人釣魚磯，魚磯猶昔世人非，青松滿山響樵斧，白舸落日曬客衣，眠牛立馬誰家牧，鴻鵠鷓鴣無數飛，嗟余漂泊隨饘粥，渺渺江湖何所歸。』

過閩寧信宿旅邸館人懸菊愀然有感因題：『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無主誰容，顏色成空，確是科場案後寥落情況。

遊金山云：『孤嶼峻嶒插水心，亂離攜酒試登臨。人間道路江南北，地上風波世古今。春日客途悲白髮，給園兵燹廢黃金。闍黎肯借翻經榻，煙雨來聽龍夜吟。』

焦山云：『鹿裘高士帝王師，井竈猶存舊隱基。日轉露臺明野溆，潮隨齋磬韻江湄。天從西北開天塹，地到東南缺地維。翹首三山何處所，卻看身世使人悲。』白髮黃金，身世悲哀，正是功名未就之痛苦。

廬山云：『匡廬山高高幾重，山雨山烟濃復濃。移家未住屏風疊，騎驢來看香爐峯。江上烏帽誰渡水，岩際白衣人采松。古句磨崖留歲月，讀之漫滅爲修容。』

齊雲巖縱目云：『搖落郊園九月餘，秋山今日喜登初。霜林着色皆成畫，鴈字排空半草書。麴蘖才交情誼厚，孔方兄與往來疎。塞翁得失渾無累，胸次悠然覺靜虛。』齊雲山在安徽休寧縣西四十餘里，中有峻巖，名齊雲巖，憑梯而上，三面皆絕壁，巖頂廣四十畝，有石室，爲學道者所居，此時子畏已離家九越月矣。

溧野園漫筆云：『伯虎齊雲山聯句詩云：齊雲山與碧雲齊，四顧青山座座低。此二句不知誰作，

伯虎聯云：隔斷往來南北雁，祇容日月過東西。亦自奇崛。」

是年袁裘生。

袁裘字永之，吳縣人。生於弘治十五年壬戌（一五〇二），沒於嘉靖二十四年丁未（一五四七）。年四十六，爲子畏刻集最初之人。吳縣志云：『袁裘字永之，七歲賦詩，有奇語。嘉靖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張璉爲學士，讀裘卷，欲首薦，同事者抑置二甲，選庶吉事。璉亟言於裘，欲見德，而裘不謝，亦不謁。乃密言於上，謂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出裘爲刑部主事，改兵部武選。未幾，司署火，裘適代其友當夕，在法徼巡，失警當調官。而璉憾未已，獄吏承風望旨，坐以故縱火，謀爲奸利，當斬。鍛鍊無所得，乃減死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始至，問名宦祠有解先生縉乎。衆對曰：無有。裘愕然。卽移郡祀焉。至賓州，緘書發騎，詢馬御史錄，時錄戍賓十餘年矣。旣見之，明日卽疏乞釋錄，草已具，錄固止，乃不果。兩廣自韓雍後，監司謁督府率庭跪，裘獨長揖。尋病歸，讀書橫塘別業，年僅四十六而卒。』

袁刻唐伯虎集序云：『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

賦闕不傳。伯虎他詩文甚多，體不類此。此多初年所作，頗宗六朝，惟遊金焦匡廬嚴陵觀鰲山諸詩及嘯旨序，乃中年所作，亦可入選。……裘童時，曾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頌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撫，庶存梗概云爾。嘉靖甲午蠟月望日胥臺山人袁裘謹序。」

嘉靖甲午爲十三年（一五三四），袁裘已三十三歲，距子畏之死僅十一年，袁又爲親聆聲款之人，所搜刻之詩文不足五十篇，則子畏平時不珍惜其詩文，可以概見。袁裘爲嘉靖四年（一五二五）解元，與子畏同。袁厄於張璠，又與子畏之厄於華景同，入獄幾死，又無不同。袁裘之輯錄鄉先輩遺集，其亦有意乎。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一五〇三），先生年三十四歲，頻年頽放，與弟申亦異炊。

彙集又與徵仲書云：『家弟與寅異炊者久矣。』按此書作於正德八年（一五一三）姑以子畏與弟異炊，定於是年。

先生爲天才橫溢之人，既被科場所累，益鬱鬱不得志，則放情詩酒，寄意名花，在所不免。而至友如枝山夢晉輩，又非禮法之士，相與把盞嘯傲，纏頭爭擲，亦無可諱言，今姑選錄關於此者於下。



失題云：『一盞瓊漿托死生，佳人才子自多情，世間多少無情者，枕席深情比葉輕。』『東陵何足謝清謳，更賦新詩祇自羞，不見郭公盟黨項，千車蠻錦作纏頭。』

代妓者和人見寄云：『門外青苔與恨添，私書難寄鯉魚銜，別來淚點知多少，請驗團花舊舞衫。』

玉芝爲王麗人作云：『玉芝仙子住瑤池，池上多栽五色芝，擣作千年合歡藥，客沾風味盡相思。』

哭妓徐素云：『清波雙佩寂無蹤，情愛悠悠怨恨重，殘粉黃生銀撲面，故衣香寄玉關胸，月明花向燈前落，春盡人從夢裏逢，再托生來儂未老，好教相見夢姿容。』

寄妓云：『相思兩地望迢迢，清淚臨風落布袍，楊柳曉煙情緒亂，梨花暮雨夢魂銷，雲籠楚館虛金屋，鳳入巫山奏玉簫，明日河橋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遙。』

文徵明甫田集有月夜登南樓懷子畏詩云：『曲欄風露夜醒然，彩月西流萬樹煙，人語漸微孤笛起，玉郎何處擁嬋娟。』

又簡子畏云：『落魄迂疎不事家，郎君性氣屬豪華，高樓大叫秋簾月，深幄微酣夜擁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劉叉，祇應郡郭聲名在，門外時停長者車。』

此時子畏，寄情於醇酒婦人之狀，可以概見。又有飲子畏小樓云：『今日解馳逐，投閒傍高廡。君家在臯橋，誼園井市區，何以掩市聲，充樓古今書，左陳四五冊，右傾三兩壺，我飲良有限，伴子聊相娛。與子故深密，奔忙坐闕疎。旬月一會面，意勤情有餘，蒼煙薄城首，振袖復躊躇。』

又夜坐聞雨有懷子畏次韻奉簡云：『臯橋南畔唐居士，一榻秋風擁病眠，用世已銷橫槩氣，謀身未辦買山錢，鏡中顧影鸞空舞，櫺下長鳴驥自憐，正是憶君無奈冷，蕭然寒雨落窗前。』

徵明此詩，似均在科場案後，桃花塢未築之前，子畏老宅在吳趨坊臯橋之南，爲當時之喧闐市區。今名仍未易，在閶門內中市大街之南。桃花塢則在其北，須過西街北街而再北。且臯橋亦爲吳縣名勝之一，相傳有漢皋伯通之居在其側，梁鴻借孟光卽借寓其處云。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甲子（一五〇四）先生年三十五歲，鬻文賣畫，以度其歲月，飲酒挾妓，以遣其生涯，後世遂謂爲任誕不經。

先生任達放誕之事，不一而足，茲擇二則於下，要非信史。外集白醉瑣言云：「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適大醉，裸體縱筆疾書，了不爲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枝山邊答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又云：「唐伯虎祝枝山兩公，浪遊維揚，極聲伎之樂，費用乏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玄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邪何物道者，輒敢經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者，與非政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震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其辭云：「嵯峨怪石倚雲間，（伯虎）拋擲於今定幾年。（枝山）苔蘚作毛因雨長。（伯虎）藤蘿穿鼻任風牽。（枝山）從來不食溪邊草。（伯虎）自古難耕隴上田。（枝山）恨殺牧童鞭不起。（伯虎）笛聲斜挂夕陽煙。（枝山）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玄妙觀圯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卽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費。」

兩公得檄，遂扁舟歸吳，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尹，詐爲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圮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令卽畀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此豈堯山所謂「雖任適放誕，而一毫無所苟」之意歟。」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一五〇五），先生年三十六歲，謀築桃花庵別業。會行旅過徽，有王氏澤富祠堂記及答文徵明書，書中幾與徵明失和。又題沈周匡山新霽圖。

蘇州桃花塢在閶門內，北街之北，子畏建別業於是，後改進提庵。今日庵之四周皆錫箔作場，所居盡紹興工人，所謂桃花塢亦僅庵後有小桃一株而已。庵中祀明代三人：金綱、楊廷樞及唐寅。綱字子尚，明初任蘇州知府。洪武因蘇人助張士成固守，加以重賦，金綱請帝減等，觸怒被殺。今有同治八年楊象濬碑記。廷樞字維斗，復社中堅，國亡殉節，現存楊忠節公畫象石刻，作於康熙五十二年。子畏則留有一碑，刻桃花庵長歌，原碑雖在，但大半已漫漶，不甚可讀。另有道光間撫

刻碑石，字跡與尺幅盡仿原碑。桃花庵歌云：『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折（摘）花（桃）枝（花）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須）花下眠。花（半）前（醒）花（半）後（醉）日復日，酒（花）醉（落）酒（花）醒（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勞（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花）賤（酒）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別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世（他）人看不穿，記（不）得（見）五陵豪傑墓，無酒（花）無花（酒）鉏做田。』末書『弘治乙丑三月六如居士題』。摺弧內爲集中之字，與碑文略異。

彙集桃花庵與祝希哲諸君同賦五首云：『茅茨新卜築，山木野花中。燕婢泥銜紫，狙公獻果紅。梅梢三鼓月，柳絮一簾風。匡廬與衡岳，彷彿夢相通。』『列五分高下，杯盤集優賢。五陵通俠逸，四姓號神仙。春月襟期好，秋風卜射聯。遙知文集處，伐木有詩篇。』『源泉深逶迤，嘉樹亂芳妍。地縮武陵脈，軒開鬱藍天。寄情聊蚪蜃，隨手奏航船。別謾遊仙調，臨池促管絃。』『借問竹谿逸，今見竹谿亭。陳跡難題品，清高尚典刑。密叢圍曲砌，高節映疎櫺。借看應容我，西風兩眼青。』六

尺青苔骨，酣餉稱醉眠，不勞人荷鋪，喜有葉如氈，白眼西風裏，黃花小徑邊，嘯聲多伴侶，可惜一陶然。」此五首詩題，全集作「桃花庵與祝允明黃雲沈周同賦五首。」與彙集異。黃雲字應龍，號丹巖，崑山人。家貧好學，弘治中以歲貢授瑞州訓導，有丹巖集。

又桃花庵與希哲諸子同賦三首：「石無剜刻古頑蒼，名借平泉出贊皇，合置賓筵銘敬德，從來洙郡戒沈荒，屈原特立昭忠節，王績冥逃入醉鄉，付與子孫爲砥礪，豈因快適縱壺觴。」傲吏難容俗客陪，對談惟鶴夢惟梅，羽衣性野契徧合，紙帳更寒曉未開，長嘔九臯風浙浙，高眠一枕雪皚皚，滿腔清思無人定，付與詩編細剪裁。」萬壘奇峯一片雲，纖纖烏道合遼分，江山只在晴時出，笑語傳從別處聞，遙望盡疑蛟蜃氣，近來每有鹿麋羣，登臨未擬何時節，我欲一探星斗文。」此三首當非桃花庵初成之作，然徐禎卿贈唐居士詩：「貧剩甌甌猶讓鹿，」則子畏舊宅吳趨坊所畜之鹿，或已移殖於桃花塢。

徐禎卿迪功集有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寄此解嘲云：「子昔白日虹霓干紫庭，浮沈帝座側，無人知歲星，暫待公車無所歡，聊騎天馬出長安，南下滄江浮七澤，還攜謝客

弄波瀾。青倪中開秀廬嶽，瀑布灑入千峯寒。冥冥仙氣貫牛斗，直欲凌身燒大丹。迴裾西拂巫山浦，浩蕩歡心間雲雨。歸來欲奏楚王書，漢主上林方好武，黃金不遇心自吁，白璧無媒翻見侮。昨日結交燕少年，酣歌擊筑市中眠，正逢天子失顏色，奪俸經時無酒錢。入門百結鸚鵡盡，笑立文君明鏡前，卻思舊日高陽侶，黃公酒壚何處邊。天下綈袍誰不憐，郗卿未具山中藁，何人爲買刻辭田。唐伯虎，真俠客，十年與爾青雲交，傾心置腹無所惜。擊我劍，拂我纓，請歌鸚鵡篇。爲奏朱絲繩，胡爲擾擾蒼蠅之惡聲。我今踴躍尙如此，嗟爾悠悠世上名。』按詩意，子畏之下築桃花塢，應在昌國成進士之後。明史 禎卿傳：『舉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進士。孝宗遣中使問禎卿與華亭陸深名，深遂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貶國子士。』故子畏之謀築桃花庵，而禎卿已公車無歡，失囚坐貶，出京遨遊，南浮滄江七澤，西至廬嶽巫山，仍然侘傺返里，子畏始貽書見讓。究其時當在子畏三十九歲之頃，即正德三年（一五〇八），若然則桃花庵歌碑文之『弘治乙丑三月』大有問題。

據吳縣志云：『準提庵在城西北隅桃花塢廖家巷，亦名七子庵，明楊端孝大儼奉準提像於桃

花庵，因易今名。蓮峯上人嘗卓錫於此。有桃花塢、跳唐樓、度雲橋、瘞文塚、然燈塔、培蓮室、擊竹軒、醉月灣、八詠庵，距寶華庵西南數百步。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僧旭小構，天啓丙寅（一六二六）大燬改。浚池得六如桃花庵歌石刻，祝京兆庵額，因奉唐祝二公及文待詔像……」

五畝園小志云：『祝允明撰唐子畏墓志云：罹禍後，歸好佛氏，治圃舍北桃花塢。唐寅集桃花庵歌又桃花庵與祝希哲諸君同賦有桃花塢裏桃花庵及茅茨新卜築句，考唐寅故宅不在廖家巷南，則治圃舍北，不指庵言。宅尙在庵北唐家園，園之北卽章莊簡桃花塢故址，故曰治圃舍北。桃花塢園中或會築室曰桃花庵，著爲歌詠，死後六十年僧旭小所構廖家巷之桃花庵也。』依謝家福五畝園小志已證明桃花庵並非今之準提庵，則浚池得桃花庵歌石刻，當屬疑問。而小志之或會築室曰桃花庵，亦爲不敢肯定之語，再證以徐禎卿之詩，則弘治乙丑三月，必係好事者爲之，未詳考耳。今姑從碑文，以錄於此。

桃花庵歌石刻，清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八十五歲時，爲乾隆二十二年，卽一七五七。記之頗詳，恐亦未必細考。卽以徐經與子畏爲同年生一語，亦可見其疏漏。茲錄於下：



天啓改元冬，匯庵楊先生買地於桃花塢，欲建準提閣，初不知爲古桃花庵址也。至壬戌春，創精舍數椽，供禪僧，聞宗於內。舍之傍有清池，縈繞適童子就而浴，得一石碑，水漬苔封，竟不知爲何物，募衆持起視之，則桃花庵歌也。聞宗走告家大人，大人撫几三嘆，遂出敬堂，韓宗伯手札視之，而聞宗亦爲三嘆矣。先是，宗伯公欲復建桃花庵，因爲人誤，卒不果，故以百年遺跡竟付葦草斜陽，相示。今日此碑，劫盡復見，匯庵與六如，詢有宿緣，諒有爲宗伯之功臣也。因檢吳中往哲冊，摹成六如一像，以紀不朽云。癸亥仲春望日，長洲周廷簡畫并書，六如先生像，吳中臨摹甚多，然皆出近人手，失六如之真矣。此本猶前朝人所摹，風神秀朗，存才子清狂氣象。弇州傳贊，簡而能賅，得立言之體。惟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一語，頗爲失實。當時同年生爲徐經，主司爲程篁墩，經與六如同謁篁墩，問會試擬題，篁墩以數題示之。後點主司所出次題，即在所擬中，唐與徐會擬作者，華景勅奏之，因而被累。試思篁墩高行，豈受賄之人，徐富而多才，豈行賄之人耶。余見孝宗實錄甚詳，因辨其誣。沈德潛題。時年八十有五。

桃花庵文酒之會，歷十年而不衰。王寵有唐丈伯虎桃花庵作詩：『海內幾詞伯，當筵逢酒儔，竭

來桃花塢，披草成獻酬。夫子稽阮輩，簸弄天地浮。閉關嚼泥滓，袒裼參王侯。或時舞長袖，迴拂墜九州。神龍不自惜，勺水甘垂頭。蒼蠅顧營營，一日千里遊。蕭疎竹林聚，宵窕柴門求。形骸兀土木，辨難森戈矛，貫穿窮百氏，驅馳蹙千秋。氣酣盡感激，雪涕懷伊周。老鶴志霄漢，雄劍奔兜鍪。惜哉功名會，崑崙日月逾。痛飲師古人，談玄恣冥搜。是時大火中，偃息宜林邱。松蘿在高戶，蒲葦披長流。沈冥我輩事，河朔同悠悠。按履吉生於一四九五年，則此詩之作，當在一五一五之後，或正德末（一五二一）之前，時則長夏也。

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爲子畏最早刻集之袁裘，亦有桃花園宴詩，袁生於一五〇二年，則此必成於嘉靖之初。『靈雨晨復夕，新水滿陂池，輕鳧駭纖鱗，朱榴耀錦葵。嬉遊悅令節，嘉賓咸在斯。暢然神旄至，暑氣清華棧，芙蓉臨綺疏，高蒲泛羽卮，圍棋開六博，既醉無愆儀。遂獻蓼蕭什，還稱頌弁詩。嘗聞西園讌，佚樂寧異茲。』

王氏澤富祠堂記之末云：『弘宏乙丑，余行旅過徽，友格以幣交，故爲記其事云。』此亦白雪無權，黃金有命也。

答文徵明書云：『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擊革，纏雞握雉，身雜輿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酌滌泚以饒饋，采蒿藿而爲絺綌也。取之則陋，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爲不類。僕竊謂足下知人，比來癡叔未死，狂奴故若，致足下投杼甚媿，甚媿。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莫喧，林鷄夜眠，胡鷹聳鬪與西風，越烏附巢於南枝，性靈旣異，趨從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物至。農種粟，女造布，各致其長焉。故陳張以俠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荆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己齊物，等衆辯於穀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謹覆』此書盛氣陵人，筆鋒犀利，子長有可惜以二十年老友，一旦割席之概，而徵明原書已不可見，甫田集中亦未收，想亦不過規勸其任誕而已。

又虎邱志有云：『六如題虎邱石壁云：弘治乙丑十一月十日，侍郎王鏊少卿李明憲副朱文來遊，諸生唐寅等從。雖閱歲滋久，莓苔剝落，而石刻宛然，聊爲識之。』此時右侍郎王鏊正丁憂在籍，明年（正德元年）始以左侍郎起用，而唐寅自稱諸生，則不可解，李明與朱文亦無從考證。

珊瑚網名畫題跋卷十三有子畏題沈周匡山新霽圖云：『翁昔少年初畫山，蒼松蒼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潤，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巖前遠黛曉千鬟，天台鶴鹿同人境，尙恐翁歸向此間。』唐寅。『石田自題則爲『弘治乙丑孟冬八日，沈周重題。』

是年徐禎卿成進士。

據題名錄，禎卿爲二甲九十三名，與嚴嵩同榜，嚴爲二甲二名，陸深則二甲八名，狀頭爲顧鼎臣。禎卿家頗貧乏，子畏全集有贈徐昌國詩：『書籍不如錢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十年掩骭青衫敝，八口啼饑白稻荒，草閣續經冰滿硯，布衾棲夢月登牀，三千好獻東方牘，來伴山人讚法王。』禎卿在京，亦有懷伯虎詩：『寒窗燈火張生夢，京路風塵季子金，兩地相思各明月，關山書尺幾銷沈。』此可見禎卿入京會試，子畏亦曾資助之。

明武宗正德元年丙寅（一五〇六），先生年三十七歲爲侍郎王鏊繪出山圖卷。

長洲張鳳翼處質堂集跋唐寅畫王鏊出山圖卷云：『王文恪公濟之，爲吳中名宰相，無論學術科第，德業聲望，載在志傳者，照映千古。卽其門人交友周旋於公者，莫非名流韻士。此卷一闡七

詩，乃正德改元，公方大拜，詔起之洞庭，此出山圖詠之所由作也。圖中樹石數李唐，人物仿公麟而畫中傳神，不減長康，乃子畏用意筆。佐以希哲京兆精楷，昌穀廷韓古調，足種三絕，而夢晉以下諸作，亦皆翩翩。一展玩間，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也。辛亥春，公之四世孫伯貞命工裝潢，出以相示，俯仰今昔，甲子再週，而紙墨如新，雖鬼神呵護而亦可占雲仍之善保矣。故爲識之。」按明史王鏊以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故此與此合。

沈周亦有送吳文定公行卷並圖，見珊瑚網名畫題跋卷十三，題七古一首，長三百零八字，跋云：『吳太史原博，奔其先人之喪還蘇，制甫終，告別鄉里以行，友生沈周造此追餞於祖道之末，辭鄙曷足爲贈，太史寧無以教我乎。』後王世貞跋此圖云：『白石翁畫聖也。或曰此卷尤是畫中王也。毋論戴文進唐伯虎，卽勝國諸名家，疇能及之。』可謂推頌備至。

六如居士外集有一則，頗與三笑畫觀音事相類，要亦非可盡信者。『正德丙寅，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生大書詩句于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禮部五川儀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

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芳容。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煙籠。」六如甚加歎賞。按楊儀爲楊集之孫，字夢羽，常熟人。嘉靖進士，官山東副使，移病家居，惟以讀書著述爲事。構萬卷樓，藏書其中，多宋元本。有螭頭密雨，驪珠隨錄，高坡異纂，古虞文錄。

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一五〇七），先生年三十八歲，築桃花庵別業及夢墨亭。

就現存之桃花庵歌碑文觀之：其一爲原碑已漫漶不可讀，其一爲道光間撫刻，與原碑無異，惟末書「弘治乙丑三月六如居士題」，證以徐禎卿之「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寄此解嘲」詩，頗多可疑，姑定子畏之桃花庵成於正德二年，較爲妥善，其詳在弘治十八年下。又在正德四年，子畏嘗自繪山水一幅，末書：「吳趨唐寅自述不惑之齒於桃花庵，畫並書。」見支那南畫大成卷九，似非桃花庵初成時情境。

朱國禎湧幢小品有祝允明夢墨亭記云：「子畏天授奇穎，才鋒無前，百俊千傑，式當其選，形拔而勢孤，立竣則武狹。童幼所志，以爲世勳時位，茂祿侈富，一不足爲我謀。少長縱橫古今，肆恣千

氏。一日，忽念欲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乖近易事。遂乃苞銛坊滔，奉神於科第業。閉戶一歲，信步闌場，遂錄荐籍，爲南甸十三郡土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由益信人間事，無不繁智慮者。當是時，且以謂崇爵顯章，晨金午玉，階升而矢流耳。曾傲朕於閩之神，所謂九鯉湖者，夢神惠之墨萬箇，子畏謂塗楮畫素，或但成細瑣蕪玩，殆澀儒腐生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如響者也。頌善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註誤，卒落荐籍，人又駭之，而子畏夷如也。去覈求神鈴天軌，至理極事，山負海茹，鑽琢竊惚。於是心益精，學益大，而跡益放。或布護餘蓄，以爲圖繪，日月山河，霄漢風氣，煙雲霧雨，花鳥樹石，仙崖鬼竇，奇夫曠人，俠子媚女，薪釣戎胡，墟市舟騎，千形萬模，皆務爲濺洩橫突，掎掘譎詭，周曲碎雜，無不求詣各至妥帖地，必將躡藉人之輻蹤，惴惴然懼一失足俗覲。當其妙解，超然冥會，乃復以爲業無大小，神適斯貴，是誠可以陶寫浩素，我心獲兮。比自四方而歸，結亭閩門桃花塢中，目之曰夢墨，章神符也。謂獨余爲可記，陳前故以來請。於戲！子畏自以爲志暢矣，神符章矣。余忖度之，其果謂之然哉？於戲！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夢墨而以文章名，余亦嘗夢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夢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余等，

亦豈特欲勃等第哉？子畏不謂符文，以爲符畫，子畏格氣，乃果獨是哉？以爲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卑於文者哉？子畏以文自居，余猶進之有盡墨之用者，猶爲非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肯爲之真哉？設余第狗子畏云爾已矣，當不畏人笑失倫，又不畏神怒略苟且阿人哉！神之祥子畏，不唯是也，必然矣。然而人之志最易止，止子畏之志，無亦果本爾乎？或是則不可，不可必進以從余，如子畏不然，又何繁以余文爲哉？」

堯山堂外紀亦記夢墨亭之事：『伯虎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搆夢墨亭。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丹青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明武宗正德三年戊辰（一五〇八）先生年三十九歲，六月姪長民殤，八月送別戴昭，有垂虹別意詩及圖。

彙集唐長民壙誌云：『長民余弟申之子也。母姚氏。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若，無有支庶，余又不育。賢有此子也，兄弟駢肩倚之。年十二，穎慧而淳篤，在父母側，未嘗仰視跋步。讀書夜必踰



甲乙，其興亦未嘗漏盡也，有間必詣余，是外更無他適……今不幸以死……卜以卒之年，正德戊辰九月丙午，去死之日凡三月。葬城西五里，晉昌舊阡……」

全集唐兆民遺命記云：「父字子重，諱申，號懷月。母姚氏，生兄長民，幼而敏慧，性至孝，好續書，不幸夭折。伯父慟哭而嘆曰：昊天不聰，翦吾唐宗，兄弟二人，惟命之窮。」

汪珂玉珊瑚網法書題跋中有「諸名賢垂虹別意詩並跋」，跋爲長洲戴冠所作，係送別戴昭。昭字明甫，休寧人。垂虹卽吳地石杜，今仍有垂虹亭之名。故序中云：「（戴昭）初從唐子畏治詩，又恐不知一言以蔽之義，乃去從薛世奇治易，世奇仕去，繼從雷雲東以卒業。昭爲人言動謙密，親賢好士，故沈石田楊君謙祝希哲輩皆吳中名士，昭悉得與交，交輒忘年忘情……將告歸，衆作詩送之。君謙詩云：垂虹拂帆過，因題卷曰垂虹別意。蓋垂虹者，吳地石杜之名也。送昭必於此地別，使送者可及夕而返也……」末書：「正德戊辰中秋吉日，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長洲戴冠書。」當時賦詩之人有沈周、謝表、祝允明、吳龍、文璧、陳鍵、楊循吉、仇復、練司應、陳儀、朱侗、陵稷、徐子立、黃紋、浦礪、俞符、練全璧、魯參、祝續、俞金、釋德璇、邢參、戴冠、周同人、朱存理、應祥、陸南、顧

桐、欽、遼、王、倬及子畏等。

子畏詩曰：『柳脆霜前綠，橋垂水上虹。杯深惜離別，明日路西東。歡笑辜圓月，平安附便風。歸家說經歷，挑盡短檠紅。』

珊瑚網名畫題跋又有『唐子畏垂虹別意』云：『垂虹不是壩陵橋，送客能來路亦遙。西望太湖山閣月，東連滄海地通潮。酒波汨汨翻荷葉，別思茫茫在柳條。更欲傳杯遲判袂，月明倚柱喚吹簫。』蓋除諸名賢垂虹別意詩外，子畏尙另有垂虹別意圖，畫贈戴昭，以志惜別。

按垂虹亭之名，由來已久，宋米芾有吳江垂虹亭作二首，其一云：『斷雲一片洞庭帆，玉破鱸魚金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苎，垂虹秋色滿東南。』

明武宗正德四年己巳（一五〇九）先生年四十歲，有四十自壽詩及畫，贈儒學朱泰詩，野望憫言圖，並題陳頤畫。

四十自壽詩畫見支那南畫大成第九卷，繪虬松秀竹，泉石清流，中有茅屋數間，高人端坐室內，全法營丘。上題云：『魚羹稻納好終身，彈指流年到四旬，善亦懶爲何況惡，富非所望不憂貧，僧

房一局金鑿著，野店三杯石凍春，自恨不才還自慶，半生無事太平人。」下署：「吳趨唐寅自述不惑之齒於桃花庵，畫並書。」

全集卷二中有言懷二首，其第一首即與此題詩同，惟用字略有出入。如「魚羹」作「田衣」，「好」作「擬」，「到」作「了」，「賸」作「藤」，「自恨不才還自慶」作「只此便爲吾事辦」，「無事」作「落魄」而已。

全集又另有四十自壽詩與畫上所題，無大相異。惟第七句作「如此福緣消不盡」。

彙集贈文學朱君號簡庵詩云：「居敬以行簡，仲尼之所珍，易簡合至道，乃可臨夫民。邇來太朴散，瑣尾而頑嚚。朱君何所見，爰以簡自云。吉人之詞寡，長者之情真，言寡則可信，情真則可親，皆是簡之要，料能體諸身。我欲君念茲，作詩爲重陳。」按朱秦字世泰，號簡庵，莆田人。正德四年任蘇州儒學，旋升崇府長史。

清河書畫舫有明唐寅野望憫言圖云：「野望憫言一卷，爲宗讓校書作也。卷中爲圖者一，爲詩跋者三，後先皆名筆。凡三年而歸於施民素氏，民素傳子若孫，歷四世七十六年而始歸茂實府。」

君，此其相傳之自也。府君云：當正德己巳，吳中大水，時有宗讓者，適居相城，不無牢愁騷屑之感，一時士大夫若王文恪輩，爭爲歌詩慰藉之。獨子畏先生旣成有聲之畫，復搆無聲之詩，殆是詩中畫畫中詩，恐壓詰復生，子畏無多讓也。暇日出示張進士伯起，謂其天真爛發，逸趣宛然，一段蕭疏清曠之氣，出沒於煙波柳岸間，使人應接不暇，藉令營丘、北苑、松雪翁極意爲之，亦自不遠真神筆也。顧其詩，往往自成一家語，比於唐人篇什爲不類耳。府君服其知言，而卒無以復之。又云：此卷在施子所時，方買田相城東，恆從主人借觀焉。歎賞之誠，見乎辭色，幾欲作米顛據舷狡獪，未有因也。萬曆丁亥，吳中復大水，施子以此卷來質米，爾時極喜，戲語之曰：昔宗讓以水厄得此卷，吾子以水厄失之，是何彼此不類與？施子曰：主臣有之，不聞人亡，弓人得之，夫復奚恨，與我傳之後人而不知所重，何如歸於識者邪？爲一笑而留之。卷首故有野望憫言四大字，亦子畏書，曩者納及見之，惜已失矣。屢欲倩名手補其亡，復計虎賁之似，未若延津之合也。遂虛右以俟。後七年，府君析箸，謙得田籍在相城東，有難色。府君出此卷示不肖，曰：以此當汗邪十畝，可善護持，毋爲人所豪奪，寧非吾家一雅語乎。遂百拜受之，而識其顛末於卷後。時又明年丙甲九月十二

日張謙德謹書。

按正德己巳吳中大水，確爲事實，祝枝山懷星堂集有唐寅畫山水歌，亦涉及之。『杜陵一匹好東絹，韋郎上植松兩幹，唐寅今如曹不與，有客乞染松江綾。山前如笑後如怒，疏林如風密如霧，黯黯渾疑隔千里，蜿蜿忽辨綠溪路。黑雲汚蒼梧，丹霞標赤城。壯哉畫工力，九州通尺屏。兩崖遠立翬兩角，一道空江浸寥廓。吳綾本是淞水翦，誰把淄澠辨清濁。茅齋傍江絕低小，羨爾高居長自好。今年吳地幾魚鼈，看畫轉覺心熱惱。黃金壺中一斗汁，我欲濡豪映手溼，莫教童子誤攘翻，忽使癡龍攜雨出。』

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卷十六有子畏題陳頤畫盆石菖蒲云：『水養靈苗石養根，根苗都在小池盆，青青不老真仙草，別有陽春雨露恩。』『早起虛庭賦考槃，稻田新納十分寬，呼童摘取萬蒲葉，驗到秋來白露團。』其下再跋：『陳克養畫翦菖蒲圖，在光懋處，已及二十餘年矣。正德己巳，與克養高徒陳良器展玩之，存沒升沈，不勝感慨，重爲書此，而不知再得後二十年爲何如也。九月二十日蘇門唐寅。』按陳頤字克養，蘇州人。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見明畫錄。

是年前蘇州知府新蔡曹鳳死，年五十三。

是年沈周死，年八十三。

明武宗正德五年庚午（一五一〇）先生年四十一歲，曾爲張獻翼之祖繪賓鶴圖。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云：『友人張幼子以故唐伯虎先生爲其王父寫賓鶴圖，乞余跋。伯虎丹青妙天下，獨此圖一叟烏巾白袷，据坐大樹傍，一朱頂鶴竇荆扉而出，意小不倫，豈叟爲賓，鶴顧爲主邪？然度叟羽化之日，今已踰七十年，有如一且坐幼子先生壠，華表而鳴唳者，焉知非叟也邪。又焉知鶴之爲叟也，賓之爲主也，伯虎之昔非而今是也邪。余又焉能辨之。圖首有文徵仲古隸可寶，他圖及文辭，鶴雀伍耳，幼子去之可也。』按幼子名獻翼，後更名敕，崑山人嘉靖中國子監生，爲人放誕不羈，言行詭異，似有狂易之疾，而說易乃平正通達，篤實不支。有讀易紀聞，讀易韻考，舞志，文起堂集，紈綺集。王世貞則生於一五二六年，卒於一五〇九年，子畏，賓鶴圖姑定作於是年，以俟詳考。全集中有題有『友鶴圖爲天與』詩，未知天與卽爲幼子之祖否。詩『名利悠悠兩不羈，閒身偏與鶴相宜，憐渠縞素真吾匹，對此清臞卽故知，月下吟行勞伴侶，松陰夢覺』

許追隨，日來養就昂藏志，不逐鷄羣伍細兒。」

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未（一五一一），先生年四十二歲。

是年徐禎卿死。

明史文苑傳云：「其爲詩喜白居易劉禹錫，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卒年三十有三……子伯虬舉人，亦能詩。」禎卿生於成化十五年己亥（一四七九），沒於正德六年辛未（一五一一），年三十三。著有迪功集。

明武宗正德七年壬申（一五二二），先生年四十三歲，嘗繪女兒嬌水墨牡丹圖。

子畏繪女兒嬌圖，見墨緣篋觀錄，跋云：「白紙本，長方，幅長一尺六寸餘，闊一尺一寸，作水墨牡丹一枝，全以墨之濃淡，分其紅白二色，花頭枝葉，秀色逼人，宜爲小品中最精者。右首自題云：「昨於劉都憲見女兒嬌，乃蜀中牡丹奇本也，正白樓子，中泛大紅數葉，遂夫索牡丹，因爲貌之。」款唐寅，下押唐伯虎朱文印。此題書法甚精，雖法李北海，其蒼秀之氣，又非拘拘形摹者。此幅以花名女兒嬌，故名之於圖。」按劉都憲當卽劉纓字與清，吳縣人。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

進士，曾兩撫四川，至正德二年（一五〇七）改撫湖廣。忤劉瑾，逮赴詔獄，尋釋還任。遷南京大理寺卿，召爲兵部右侍郎，進南京刑部尙書，致仕。卒年八十二。見吳縣志，姑定此畫繪於是年。

明武宗正德八年癸酉（一五一三）先生年四十四歲，有又與徵仲書，意存釋嫌修好。嘗爲吳縣知縣何炳繪山水，又有倦繡圖。

彙集又與徵仲書云：『寅與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寅視徵仲之自處家也。今爲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間。寅每以口過忤貴介，每以好飲遭鳩罰，每以聲色花鳥觸罪戾。徵仲遇貴介也，飲酒也，聲色也，花鳥也，泊乎其無心，而有斷在其中，雖萬變於前而有不可動者。昔項蒙七歲而爲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捧面而走矣。寅師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鎔其查滓之心耳，非微微以爲異也。雖然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按此書子畏頗知口過好飲，聲色花鳥，易致咎戾，欲以徵明之學行爲師，至於詩畫，敢與抗衡，絕不讓人，而未後自命前輩丰度諸語，益覺倔強可喜。



因憶項子京蕉窗雜錄所記二則，雖係小說家言，似可與此書對照，姑列於下：

蕉窗雜錄云：『伯虎與文徵仲交誼甚厚，乃其情尚固自殊絕，伯虎希哲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徵仲同遊竹堂寺，伯虎囑近寺妓者云：此來文君，青樓中素稱豪俠，第其性猝難狎，若輩宜善事之。妓首肯，已密伺所謂文君者。兩公乃故與徵仲道經狎邪，伯虎目挑之，妓即固邀徵仲，苦不相釋。徵仲悵然曰：兩公調我耳。遂相與大笑而別。』

又云：『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與諸狎客縱飲石湖上，先攜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于湖上買舫，艤逸去。』

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卷十六云：『青雲台殿泉聲隔，黃葉關河雁影來，別有詩人好懷抱，西風雙鬢一登臺。』末題『吳門後生唐寅畫呈何老大人先生。』按何爲何外江夏人。進士正德八年任吳縣知縣，即以本年丁憂去官。見吳縣志。

子畏又有倦繡圖，見汪氏珊瑚網，其題跋云：『夜合花開香滿庭，玉人停繡自含情，百花繡盡皆』

鮮巧，惟有鴛鴦繡不成。正德八年夏五月，唐寅畫并題。」

王世懋王季常集有倦繡圖跋云：「唐伯虎解元於畫無所不佳，而尤工於美人，在錢舜舉杜禮居之上，蓋其生平風韻多也。此倦繡圖從趙文敏公摹來，故設色之艷，位置之工，迥勝他日作。至其雅韻風流，意在筆外，則伯虎自有伯虎在，覽者當自得之。沔陽陳玉叔爲詩人玉臺雋，得此圖甚珍之，以世懋伯虎鄉人也，命書數語於後。」

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一五一四），先生年四十五歲，有許旌陽鐵柱記及荷蓮橋記。曾應寧王宸濠之聘。

彙集許旌陽鐵柱記末跋云：「正德甲戌，余過豫章，躬覩君跡，竊嘆真君道合黃軒，而配神禹，世無正論，爰就荒唐，欲明斯理，輒譏爲證，鈇刊之負礎，以示將來云。」按文中許旌陽曾修精一之道，誅馘龍蛇，鑄爲鐵柱，以鎖地脈者。

荷蓮橋記有云：「進賢南昌屬之大者，自宋崇寧中立治，抵今歷歲若干，邑之以賢稱者不絕。……邑之東南區爲饒信，出水之會。水將北趨鄱陽，其未達也，匯而爲波，逕而爲河，淡宕然而

爲沮洳。七八月之間潦，民未有不憂涉者。以車則膠輪，以騎則踐魚鱉之居而躡戴者分重，負者兼舉，而尹莫之知也。內相喻公某至而見焉。曰：是爲不便於民之大者，不治，民將尤吾尹。乃爲石梁于其上，以便涉，凡用若干金。」按喻公卽喻智，當塗人，歷湖廣按察使，斷楚藩英耀獄，陞光祿卿，以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宸濠之叛」云：「（正德）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宸濠懷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濠當爲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又明史卷一百十七「寧王權傳」下有「（宸濠）及長輕佻無威儀，而善以文行自飾。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按此時寧王必在南昌禮賢下士，文行自飾，以建陽春書院爲其逆謀之基。而宸濠之遣使東下，於三吳徵聘賢豪名士，當亦在是時。茲於筆紀中錄三則於下：

堯山堂外紀云：「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人饋物，則裸形箕踞，譏呵使者反。宸濠

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金州藝苑卮言云：『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爲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覩庶人有反狀，乃佯爲清狂，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邪，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已卒矣。』按王世貞所記年時，大都錯誤，或未細考耳。待詔卽文徵明，明史文徵明傳言：『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則宸濠遣使聘徵明伯虎於正德末，殊爲不合。且宸濠反於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六月，同年十二月卽就擒，正德末何能遣使三吳。子畏沒於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則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已先卒，亦與事實不符。

風流逸響云：『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當事者甚憐之，然不能挽也。及見題壁一詩云：碧桃花樹下，大腳黑婆娘，未說銅錢起，先鋪蘆蓆牀，三杯渾白酒，幾句話裏觴，何時歸故里，和他笑一場。遂保護其壁深白，伯虎鬱鬱思歸，略不與黨狀，復奏得釋。』此固小說家言，詩雖未敢必爲子畏之作，或好事者仿摩詰疑碧池頭奏管絃之詩，以意爲之。然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揆諸情理，要亦

可信。惟清嘉慶時唐仲冕所刻六如居士全集有上寧王七律一首，豈當時或未以此被累歟？詩錄下：『信口吟成四韻詩，自家計較說和誰，白頭也好簪花朵，明月難將照酒卮，得一日閒無量福，做千年調笑人癡，是非滿目紛紛事，問我如何總不知。』

坊間有十美圖彈詞，係演唐子畏與陸昭容事，此本於清人黃九煙撰補張靈崔瑩合傳，記子畏爲寧王宸濠摹九美圖，以獻之九重，乃好事者竟虛構九美圖彈詞，亦可謂荒無故實矣。然一身後是非誰管得，沿邨聽唱蔡中郎，一賣豪名姓，正或藉盲詞警說，始得婦孺皆知耳。今錄黃九煙之作於下，視同附錄，僅博一粲而已。

明張夢晉名靈，吳縣人。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書善畫，惟風流豪放，不可一世。當舞勺時，父命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進取，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與交，惟與唐六如寅作忘年友。靈年既長，不娶，六如試叩之，笑曰：『君意中，豈有當吾耦者邪？』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此名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爾。吾雖不才，然自謫

仙而外，未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恆，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燕集虎丘，公何不一往索醉邪？」靈大喜，乃屏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行乞而前。遙見六如及枝山輩共集中亭，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坐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呼與共飲，既醉，卽拂衣起，長揖曰：劉伶謝飲。不別坐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會，不減晉人風流，宜爲寫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俄頃圖成，祝題數語其後，坐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邪？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卽乞圖歸。將反舟，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聲才貌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榭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

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真才子風流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病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遂反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遂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坐，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召，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六如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書畫兼長，欲倩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覺得九人，六如請先寫之。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兩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詔（馮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州，善箏），洛陽花萼（朱芳，善笙），泉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箭）也。圖詠旣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燕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瑩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

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丘得張靈，雅所屬意，不意疾作遽歸。思往吳中，托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豫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婚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可，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泄私忿。時濠勢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急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痴，女子如崔嬴者。』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詠，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邸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卽詣崔翁，索得行乞圖，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不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跡漸著，亟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藉。濠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已頽然臥病矣。聞六如至，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已聞瑩已入宮，乃拊圖痛哭。六如復示以行乞圖，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益甚。三日復。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吾死矣。乞以此圖殉葬。』



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葬之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唯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十美亦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還駕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反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濠哀痛甚至，然斂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抵吳門，命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詢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拭涕曰：『辱君鍾情遠顧，奈夢晉福薄，已物故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翌晨，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瑩衰經伏地哭盡哀已，懸行乞圖墓前，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讀之，每讀一章，輒酬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崔恩佇立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壠間，及反，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唐寅今日見奇人奇事矣。』具棺衾，將易服殮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死志已久。六如取詩及圖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穴，復檢瑩所遺篋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時傾城士

人，閩傳感歎，無貴賤智愚，爭來弔誅，絡繹喧扈，雲蒸泉集，哀聲動地，先莫知其繇也。

按黃九煙名周星，上元人。少育於湘潭周氏，崇禎進士，官至戶部主事，疏請復姓。國變後，遁跡湖州以終，有蜀狗齋集。

明武宗正德十年乙亥（一五一五）先生年四十六歲，由南昌返里，有梅枝圖。

高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一云：『唐子畏梅枝（紙本立軸，長二尺二寸五分，闊八寸，款在右，行書）』

東風吹動看梅期，簫鼓聯船發恐遲，斜日僧房怕歸去，還攜紅袖繞南枝（右作一長行）乙亥歲二月中旬游錦峯上人山房，戲寫梅枝并絕句爲贈。唐寅記。（右亦作一行，低一字。）』

雅宜山人集有九日過唐伯虎飲贈歌，似爲王寵落第，子畏亦由遠道返歸之作，詩云：『唐君磊落天下無，高才自與常人殊，騰驤萬里真龍駒，黃金如山不敢沽，秋風日落嘶長途，我亦垂眉下帝都。終軍錯棄咸陽繻，鯨鮪失水鱗甲枯，仰天擊劍歌烏烏，男兒落魄日月徂，相與把臂揮金壺，滿堂賓客照珊瑚。江東落落偉丈夫，千年嵇阮不可呼，後來豪飲非吾徒，氣酣爭博叫梟盧，四座飛觴似五湖，人生長若今日娘，何用錢刀衣紫朱，坐茵未暖行已晡，得不取樂窮須叟，君不見少』

陵不保千金軀，醉後子細看茱萸。」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一一一六）先生年四十七歲，曾爲吳縣知縣李經畫山水，有長洲高明府過訪詩，送徐朝咨歸金華序，及吳德潤夫婦墓表。

支那南畫大成卷九所收子畏山水，有一軸題云：『女兒山前野路橫，松聲偏解合泉聲，試從靜裏閑傾耳，便覺冲然道氣生。』下署：『治下唐寅畫呈李父母大人先生。』章爲南京解元長印，逃禪仙吏方印。按吳縣志，李經，真陽人。進士。正德九年任吳縣知縣，十二年陞戶部主事。

彙集有長洲高明府過訪山莊，失于迎迓，作此奉謝，七律一首云：『重茅小築向城隍，扶杜何煩顧道周，題鳳在門驚迅筆，驅雞上樹避鳴騶，望塵有失迎車拜，掃徑還期下榻留，莫道腐儒貧徹骨，濁醪猶可過牆頭。』按吳縣志，高第字公次，縣竹人。進士。正德十一年知長洲縣，以文學飾吏治，羣士多被禮接。旋升刑部主事。

又送徐朝咨歸金華序云：『徐君朝咨來自金華，宴蘇之治廡，省太夫人與兄吳郡公也。數日飾裝將還，姪子重哀吳之善詩者，爲詠言以贈行囊，而俾予志其首……』按吳縣志：徐讚字朝儀，

永康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以監察御史任蘇州知府，尋升江西參政。朝咨即徐讓之弟。

又吳君德潤夫婦臺表云：『吳君德潤卒，柱國太原公誌其墓曰：余門弟子也，實才且賢。大司寇彭城公曰：德潤余筆硯友也，爲文其礪。其子東又丐二公之詞以表之。按德潤諱裕……九歲補府學弟子，文名籍甚，有司以高選，七舉入場屋，不得第，馳騫塵埃中者幾五十年……君與儒人生卒皆同年，自景泰壬申至正德丙子，得年六十有五……』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丁丑（一五一七）先生年四十八歲，有送吳縣知縣李經詩。十一月望日，曾夜宿廣福寺，有詩。

彙集送李尹七律一首云：『征途驅策信良堅，祖席驪歌散曉煙，花滿邑中無犬吠，塵凝梁上有魚鱗，每游綠地留詩榜，祇把清風折俸錢，遺愛在民齊仰望，青雲一鶚正喬遷。』按李尹即李經，於正德十二年陞戶部主事去任，此係臨行送別之作。

子畏自書詩跡，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云：『曲港疏離野寺邊，藍橋重筱舊因緣，一宵折盡平生福，醉抱仙花月下眠。丁丑十一月望夕夜，宿廣福寺前作，蘇臺唐寅。』汪氏自注云：此首在予家。

藏明人七帖內。按廣福寺卽光福寺，在光福鎮西街有舍利塔七層，爲乾隆時所修。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一五一八）先生年四十九歲，有夜夢草制，並記夢詩，猶存館閣之想。嘗爲孫思和繪丹陽景圖及岳母吳孺人誌墓。

觀子畏集中一年一世解惑世情諸歌，頗多超情拔俗之見，遺世出塵之想，實則明代科舉最重，文人不能以科名貢舉顯揚一世者，無不爲終身之恨。子畏非超人，自難例外，科場被黜，名高爲累，以致一生疏曠，致力書畫，豈其初衷。故彙集存戊寅八月十四日夜夢草制其中一聯云：『天開泰運，成集瑤館之文章；民復古風，大振金陵之王氣。』夢中猶有館閣之思，而大明殿早朝七律，亦同此想像之辭。詩云：『繡傘齊擊擊御道中，鳴鞭將下息朝鐘，仙班接仗星辰近，法駕臨軒雨露濃，百尺罽毼宿威鳳，九重閭闔擁神龍，履新萬國朝元日，堯德無名祝華封。』

全集又載夢詩一律，亦以科名爲念，此皆不足爲子畏高名之累，正是一生偃蹇之反映而已。詩爲『二十年餘別帝鄉，夜來忽夢下科場，雞蟲得失心尤悻，筆硯飄零業已荒，自分已無三品料，若爲空惹一番忙，鐘聲敲破邯鄲夢，依舊殘燈照半牀。』

子畏有丹陽景圖，見汪珂玉珊瑚網：「陰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句八首，奉寄孫思和：「十朝風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告飢，信是老天真戲我，無人來買扇頭詩。」「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荒村風雨雜鳴雞，轅釜朝廚媿老妻，謀寫一枝新竹賣，市中笱價賤如泥。」「書畫詩文總不工，偶然生計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錢少，也濟先生一日窮。」「儒生作計大癡呆，業在毛錐與硯臺，問字昔人皆載酒，寫詩亦望買魚來。」「抱膝騰騰一卷書，衣無重褚食無魚，旁人笑我謀生拙，拙在謀生樂有餘。」「白板門扉紅槿籬，比鄰鵝鴨對妻兒，天然興趣難模寫，三日無煙不覺飢。」「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臥舊茆蘆，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正德戊寅，四月中旬，吳郡唐寅作於七峯精舍。」

彙集徐廷瑞妻吳孺人墓志銘云：「孺人姓吳氏，諱素寧，蘇之長洲人。大父某，母王氏。生正統甲子二月二日，年十七歸徐廷瑞，正德戊寅十月初九卒，得年七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武邱鄉。子爰，娶何氏，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寅爲女壻三十年，內言不聞，非儀兩絕，親

所豫見，故爲銘其墓之戶……」

兩武宗正德十四年己卯（一五一九）先生年五十歲，有王鏊七十壽序，奉謝沈徵德顧學翰詩，及五十言懷詩。嘗爲西洲寫山水堂幅，爲富溪汪君畫雙鑑行窩圖山水冊，及爲華雲繪山靜日長圖冊。

全集補遺有柱國少傅守溪先生七十壽序，錄其首末二段：『柱國少傅太原郡公壽七十誕辰，寅備門下諸生之列，敢獻頌祝……寅承訓誨，亦能以言行自福其身者，故繪長松泉石圖，復俾太倉張雪槎補公小像於中，以代稱祝，兼陳公福祉備有之故。公之令器，中書舍人國子上舍命書其詳，不揆淺鄙，遂爲序之。』守溪卽王鏊，生於一四五〇年，故正德十四年爲七十壽，據明史云：『（王鏊）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劉）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以是正德己卯守溪正致仕家居。

又補遺有壽王少傅七律一首，亦壽王鏊之作：『舒卷絲綸奉禁闈，夢思桑梓賦遺歸，古聞南極

稱天老，今見東方有袞衣，蓮社酒杯陶靖節，癡囊詩句謝玄暉，無疆獻上諸生祝，萬丈岡陵不算巍。」

李翹漫筆云：『伯虎壽王少傅守溪詩云：綠簾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彙集卷二有正德己卯承沈徵德顧學翰置酒禪寺見招猥鄙杯酒狼藉作此奉謝。詩云：『陶公一飯期冥報，杜老三椽欲托身，今日給孤園共醉，古來文學士皆貧，就題律句紀行跡，更乞侯鯖賜美人，公道吾癡吾道樂，要知朋友要情真。』

按顧學翰爲顧璘字華玉，生於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弘治九年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尙書，有浮湘集山中集憑几集息園詩文稿國寶新編等。

全集五十言懷云：『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論腰間缺酒錢，詩賦自慚稱作者，衆人多道我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莫損心頭一寸天。』

又五十詩云：『五十年來鬢未華，兩朝全盛樂無涯，子孫滿眼衣裁彩，賓客盈門酒當茶，煉成金



鼎長生藥，來看江南破臘花，誕日何須祝千歲，由來千算比涸沙。」此詩頗似戲作，子孫滿眼，未免不倫。

按支那南畫大成卷九有子畏山水幅一軸，上題五十言懷詩，字句略有出入，仍錄之：「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信腰間沒酒錢，書本自慚稱學者，衆人疑道是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不損胸前一片天。」下跋云：「與西洲別幾三十年，偶爾見過，因書鄙作並圖請教，病中殊無佳興，草草見意而已。友生唐寅下有長形南京解元及方形六如居士兩朱文印。此西洲卽釋正念，出家嘉禾龍洲寺，曾以詩中式，領袖天下禪林，有詩集。」

明清畫家印鑑載子畏印二十一枚，中有六印，如「吳趨」、「唐子畏」、「南京解元」、「唐伯虎」、「學圃堂」、「夢墨亭」俱蓋於正德己卯唐寅爲富溪汪君寫絹本雙鑑行窩崗山水册。此圖今爲劄若木君所藏。

子畏曾爲華雲繪「山靜日長」圖册，墨緣彙觀錄云：「山靜日長圖册，絹本。圖玉露中山靜日長一則，爲十二幅。王伯安按圖書文，分爲十二段。圖中所作，凡溪山樹木，水閣幽居，茅屋書舍，松

竹蕉桐，人物器具，無不臻妙。更具布置精微，筆墨工緻，雖法南宋人筆，而清潤之氣，又超越遠矣。爲六如生平傑作。圖首幅有南京解元朱文小長印，每幅或押白文唐寅私印，唐子畏圖書朱文印。或唐子畏朱文印，唐伯虎朱文印，末幅蠅頭小楷一行，書吳郡唐寅圖于劍光閣。筆法間架，深得李北海遺意。下押唐子畏朱文印，白文唐寅私印。凡對頁王伯安行書，大寸許，筆法蒼勁，每段押伯安朱文印，陽明山人白文印，末幅款書正德己卯冬日，陽明山人王守仁書，後押伯安陽明山人二印。後絹華補庵跋云：中秋涼露，偶邀唐子畏先生過劍光閣玩月，詩酒盤桓將浹旬，案上適有玉露山靜日長一則，因請子畏約略其景，爲十二幅。寄與點染，三閱月始畢。而王伯安先生來訪山莊，一見嘆賞。乃復慇懃，伯安爲書其文，竟蒙慨許，卽歸舟中書寄，作竟日喜。急裝潢成帙，時出把玩。夫子畏得輞川之奧妙，而伯安行書，磊落有奇氣，况二公人品才地，皆天下士也。一旦得成合璧，豈非子孫世世什襲之寶耶。是歲嘉平月十日，補庵居士識。此跋小楷甚佳，法鍾太傅季直表，下押補庵居士白文印。冊中有劍光閣朱文小長印，補菴居士白文印，朱文錫山華氏家藏印，朱文顯之圓印，以及北平孫氏朱文印。冊經孫退谷少宰所藏。」

按華雲爲王守仁門人，字從龍，號補菴，無錫人，嘉靖進士。性豪爽，喜接引人才，官至刑部郎中。嚴嵩用事，遂乞休。工文辭，築真休園，藏法書名畫甚富。退谷爲孫承澤，明崇禎進士，官給事中。李自成僭位，爲四川防禦使。入清仕至吏部左侍郎。收藏甚富，有庚子銷夏記，及尚書集解。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一五二〇），先生年五十一歲，有落花圖詠。

子畏有落花圖詠，見汪氏珊瑚網畫錄，題作『落花圖詠』。吳郡唐寅詩爲『今朝春比昨朝春，南阮番成北阮貧，借問牧童應沒酒，試嘗梅子又生仁。六如偈送錢塘妾，八斗才逢洛水神，多少好花空落盡，不會遇着賞花人。』夕陽芳草笛悠悠，春盡驚看又轉頭，浙瀝風光搖草樹，騷騷時節逐川流，臨階思數脂千片，繞樹空煩繡半鈎，九十韶光梭脫手，多情又作一番愁。』忍把殘紅掃作堆，紛紛雨裏毀垣頽，蛤蜊上市驚新味，鷓鴣催人在洗杯，肯唱驪歌送春去，悔教羯鼓徹明催，爛開賺我平添老，知到來年可爛開。』能賦相如已倦遊，傷春杜甫不禁愁，頭扶殘醉方中酒，面對飛花怕倚樓，萬片風飄難割捨，五更人起可能留，妍媸雙腳撩天去，千古茫茫土一丘。』芒鞋布襪罷春遊，粉蝶黃蜂各自愁，池面風回公簇聚，陌場人散鞠場休，膠黏日月無長

策，酒對茶蘼有近憂，蘇小隄頭試翹首，碧雲暮合隔紅樓。』『谿水東流日轉西，杏花零落草萋迷，山翁既醒已然醉，野鳥如歌復似啼，六代寢陵埋國媛，五陵車馬鬪家姬，隣東謝卻看花伴，陌上無心手共攜。』『春歸不得駐須臾，花落寧知剩有無，新草漫生天際綠，衰顏又改鏡中朱，映門未遇偷香掾，墮溷番成逐臭夫，無限傷心多少淚，朝來枕上眼應枯。』『蟄燕還巢未定時，村翁散社醉扶兒，紛紛花事成無賴，默默春心怨欲私，雙臉胭脂開北地，五更風雨葬西施，匡牀自拂眠清晝，一縷茶煙颯鬢絲。』『春盡愁中與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風，鬢邊舊白增新白，樹底深紅換淺紅，漏刻已隨香篆了，錢囊甘爲酒杯空，向來行樂城東路，青草地塘亂活東。』『崔徽自寫鏡中真，洛水誰傳賦裏神，節序推移比彈指，鉛華狼籍又辭春，紅顏先蛻三生骨，紫陌香消一丈塵，繞樹百迴心語口，明年勾管是何人。』『下署』『正德庚辰，仲秋吉日，偶錄落花詩，并畫於上。』此卽爲集中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之前十章。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一五二一），先生年五十二歲，嘗繪松濤雲影圖及仿郭河陽山水手卷。支那南畫大成卷九有山水堂軸一幅，題爲『松濤設靄響秋風，雲影巒光淨太空，何事幽人常

獨立，祇緣詩意滿胸中。辛巳九月畫。吳郡唐寅。」

六如居士外集，祝枝山跋六如做宋郭河陽手卷云：『唐居士子畏，坦夷疏曠，漫負狂名。舉業之餘，益任放誕，托情詩酒，寄與繪事，務去塵俗，冥契古人。有所臨摹，輒亂真跡。所爲率盈尺小景，少見其長卷大軸。今觀此圖，幾長四丈，峯巒起伏，煙水雲林，非胸中有萬壑千巖，孰能運妙思於毫端哉。用筆全法郭河陽，秀潤可愛，且志歲在辛巳，詎今五年。琴在人亡，豈勝悵慨。嘉靖乙酉秋八月望後，允明書于新居小樓。』按此跋爲嘉靖四年，允明年已六十六，於明年丙戌，亦歸道山。王士禛金陵游紀云：『伯虎畫山水手卷，幾長四丈，自題云：正德辛巳夏五月，晉昌唐寅做郭河陽法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此與祝跋之手卷，當同是一物。

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先生年五十三歲，有別劉伯畊及元旦詩。

彙集卷二別劉伯畊云：『一別光輝二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忽銜敕命來吳苑，過訪貧家值暑天，踏上青雲看鶚舉，柘臨紅燭語蟬連，料知別後應相念，盡贈江東日莫煙。』按劉伯畊名輔宜，廬陵人。進士。正德十三年任吳縣知縣，至嘉靖元年調知沛縣，此詩蓋別時所作。

全集有嘉靖改元元旦作云：『世運循環世復清，物情照皞物咸亨，一人正位山河定，萬國朝元日月明，黃道中天華闕迥，紫微垂象泰階平，區區蜂蟻誠歡喜，鼓腹歌謠竟此生。』

明世宗嘉靖二年癸未（一五二三）先生年五十四歲，有自書詩翰冊。十二月二日病沒。

王季銓明清畫家印鑑有文嘉跋唐寅嘉靖癸未詩翰冊，及梁章鉅收藏印，今藏醫生徐小圃家。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云：『唐氏世吳，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唐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邨。』按石湖記事（見科場案下）稱會雅宜山人子龍岡，龍岡故六如唐先生子壻。則子畏之壻王國士一字龍岡。

外紀云：『唐子畏詣九僊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人莫知其故，後訪同邑閻老王鑿于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年五十四，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王世貞跋子畏赤壁圖亦云：『吾嘗以七月望登赤壁，酒酣耳熱，歌坡老所作二賦，飄然欲仙者。』

久之。然坡後賦所紀及伯虎此圖俱與景不甚似，當相賞有象外意耳。伯虎才氣彷彿此老，而窮達絕不埒，卻有一事相關。坡于黃岡作中呂滿庭芳詞，結句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見者縮舌，以爲詩識。無幾而入鑾坡，領巖部，出入貴要者十餘年而後謫。又八年而後逝。伯虎祈夢九僊，得仲呂滿庭芳五字，至年五十三，驟見坡石刻詞而惡之，趨令撤去，尋病卒。夫聞語不識於作者，而識於見者何也？以其爲二君子且黃岡故事，因漫及之。

外集燕中記云：『伯虎絕筆詩，他本互異，余僑居燕中，友人邵伯年手一編來，云此係伯虎定本。』詩云：『一日兼他兩日狂，已過三萬六千場，他年相識如相問，祇當飄流在異鄉。』並記於此。』按全集則云：『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祇當飄流在異鄉。』與燕中記前三句不同，且意境俱多淺薄，想皆好事爲之。

祝允明懷星堂集有輓唐子畏二首：『天道難公也不私，茫茫聚散底須知，水衡於此都無準，月鑑由來最易虧，不泯人間聊墨草，化生何處產靈芝，知君含笑歸兜率，祇爲斯文世事悲。』其二：『萬妄安能滅一真，六如今日已無身，周山旣不容神鳳，魯野何須哭死麟，顏氏道存非謂夭，子』

雲元在豈稱貧，高才賸買紅塵妒，身後猶聞樂禍人。」此樂禍人或仍指都穆之流而言。

又輓唐子畏一首云：『少日同懷天下奇，中年出世也曾期，朱絲竹絕桐薪韻，黃土生理玉樹枝，生老病餘吾尙在，之來今際子先知，當時欲印槌機事，可解中宵入夢思。』

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一五二六），蘇州知府胡纘宗書先生墓碑，弟申立石。子畏沒已三年。

吳縣志：『解元唐寅墓，在橫塘王家村，明末井研雷起劍重修。清康熙中，居民於寅讀書之準提庵，西掘得一碑，大書唐解元墓，蘇守胡纘宗書也。時商丘宋桢撫吳，亟臨祭之，爲構才子亭於其旁，宗伯韓菼記以詩。然唐墓實在橫塘，當時未詳考爾。嘉慶六年知吳縣事唐仲冕再修，今又荒蕪矣。』

又六居居士外集，據無名氏鈔本云：『康熙中，閭門內居民于準提菴西掘得一碑，大書「明唐解元之墓」六字，右旁分書中議大夫贊治尹，直隸蘇州知府，天水胡纘宗書，左書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冬十二月，上浣吉旦，弟申立石。墓之東南有桃花庵，今名準提庵，庵前高樓一座，名魁星閣，卽先生讀書處，有大小二塑像，寺僧云：小者向在閣上，相傳爲六如真像，未知是否。』按胡纘



宗字世甫，泰安人。進士。嘉靖三年由安慶府改任，後升左參政。其繼任者爲陳文沛，係嘉靖六年任蘇州知府，則胡纘宗於嘉靖五年適在任內。惟據祝允明墓誌銘，子畏之墓在橫塘鄉王家村，而碑文大書『明唐解元之墓』六字，亦覺不合體例，明人書當時人之碑碣，安有不書『皇明』或『大明』之理，如此則康熙中掘得之碑，未免亦有問題。今準提庵之東北數十步，仍有名唐寅墓者，然無理骨之墳，僅存康熙間沈季友石刻七絕四首：『蒿徑苔碑二百年，偶然清話及荒阡，中丞自是風流主，憐取桃花小劫仙。』『重來已結數椽雲，細水陂塘燕尾分，一塢紅香埋骨好，春遊多上解元墳。』『玩世休爲齷齪官，六如遺墨比珠玕，他家豈少高麟塚，香殺才人土一丸。』『狂應識我亦飄零，新草傷心似有靈，買盡吳姬猩色酒，澆君不到九原青。』按此卽宋犖所刻表墓詩，錄於全集之末，前有韓棗尤侗之詩，後卽此詩。沈季友字客子，詩題作『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並序云：『康熙癸酉暮冬，予寓居家阮明生之鶴圃，卽唐六如先生之故墅也。聞其墓毀沒於野人草舍中，近在數武，乃往觀焉。明日適赴宋中丞漫堂之招，談及先賢遺壘，零落至此，中丞遂於今年春，首躬詣臺上，捐金表之。予重過吳門，復寓其地，瞻拜之餘，喜而有作，並

索諸同學和歌，以紀勝事云。時甲戌重五前十日。『癸酉爲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甲戌卽其明年，以下有余懷濟心，高簡濟游，吳陳琰寶崖，閔麟嗣寶連，嚴思位西武，顧植峙宗，胡懷偉幼鴻，陸載霍濤亞，陸奎勳聚維，查嗣琛杏浦，錢觀波齋，陳璋鍾庭，胡瑞遠輯庵，陸言鸚仙（沈季友室），吳穆金波（沈冲然室）等人和詩。』

明思宗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毛晉重修先生之墓。子畏沒已一百二十一年。

明雷起劍重修唐解元墓記略云：『崇禎甲申暮春旣望，余與徐元歎葉羽遐毛子晉馬人伯孫月在釋石林放舟於吳門之橫塘，羽遐指野水蓋薄間曰：是爲唐伯虎先生之墓。童烏之嗣旣乏，若敖之鬼已餒矣。今其墓牛羊是踐，是可悲。余遂與諸友人披荆拜之，訪於田夫之鄰者，問其遺族，云族並乏，止有城內桃花塢一老嫗，尙是伯虎姪孫婦之孀者。余與友淒然嘆曰：是朋友之罪也。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時與並乎？理厥封樹，構數楹而祠之，是在吾儕今日耳。』  
晉欣然任之。同儕各賦詩以紀，閱兩月洞成，更勒石以遺千古之有心者。『按徐元歎卽徐波，馬人伯卽馬宏衛，葉羽遐疑卽葉襄，（字聖野，爲名諸生，楊廷樞倡復社，襄執經稱高弟，甲申後隱

居不仕。毛晉則汲古閣主人也。

清仁宗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唐仲冕再修先生墓道，並埋碑建亭。距子畏之沒已二百七十八年。

清唐仲冕修唐解元墓記云：『公諱寅，字伯虎，號六如居士，明宏治戊午南京解元，以事被黜爲吏，辭不就，放廢終身。嘗以佯狂脫宸濠禍，卒葬橫塘王家村，載在志乘。明末毛子晉曾修其墓，有文記之。自宋商丘尙書得胡太守續宗碑碣於桃花塢，爲建洞墓，而橫塘之墓無有過而問者。予以同姓來宰是邑，旣修蒼桃花庵與其墓，且率爲詩，以廣其傳。考橫塘舊有墓地三畝，過者猶能指邱壟，不可廢也。歷年已久，侵葬者，樹皆合抱，姑卽其可蓋正者，封植而顯識焉。墓中埋一碑，建石亭石綽楔各一，墓前僅有田四分有奇，以唐六如墓注名戶籍，付縣中司漕吏，代納其賦，歲久弗替。因並識之。』據吳縣志則此墓記作於嘉慶六年唐仲冕宰吳之時。

據吳縣志：唐仲冕於嘉慶四年七月初八日任吳縣知縣，至七年遷知海州，又於十五年十月十三日署理蘇州知府，可謂與吳人有緣。唐仲冕對於子畏之墓究在何地，亦未確定，僅兩存之。其

序全集之末云：『其墳墓一在桃花塢，一在橫塘，桃花塢有明胡太守續宗碑，橫塘載在方志，今並修之。余以同族來宰是邑，旣修其墓，刻其遺集，欲求其後裔不可得。華生國華出鈔本唐氏渡淮譜，列先生兄弟於松陵支系之後，其先世亦未能詳。而自長民殤後，子重復生二子曰兆民、阜民、兆民後先生、兆民生昌祚，昌祚生應祥，應祥生宜瑞，宜瑞生允錫，允錫，允銓，允銓，允錫生道濟，早卒，餘無可考。又云：子重三子：官字長民，宗字兆民，寧字阜民，又有兆民遺命記，自稱紹宗，名字互異，是可疑也。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因附錄於集中，以俟博考云。』按鈔本唐氏渡淮譜及遺命記，疑皆爲後人僞撰，證以萬曆間諸家序刻六如詩文之時，絕未語及唐氏後人，況雷起劍有唐氏遺族並乏，僅存伯虎一姪孫老婦之語，而遺命記又謂子畏葬於北城桃花庵次，似僅見胡碑，未見祝氏墓銘者，故譜與記所載，殊難置信。仲冕亦祇得以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矣。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甲午（一五三四），袁袞始爲先生刻集。萬曆中何大成、曹元亮俱爲先生蒐輯詩文及佚事。至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五）有袁中郎批評本。清嘉慶六年唐仲冕重刻六如居士全集行世。

袁褰幼於子長三十二歲，刻六如居士集序云：『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伯虎詩文甚多，體不類此。此多初年所作，頗宗六朝，惟遊金焦匡廬嚴陵觀鰲山諸詩及嘯旨後序，乃中年所作，亦可入選。……褰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撫，庶存梗概云爾。嘉靖甲午臘月望日，胥臺山人袁褰謹序。』此袁永之所刻之集僅二卷，其中詩文祇四十九篇，足徵子長詩文之隨手散佚。且嘉靖甲午，去子長之沒，不過十稔，集中詩文已如是之寡，所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班已矣，』實非虛語。

萬曆中何大成蒐輯子長詩文最力，初刻於壬辰（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唐輯全集有何序，末書『萬曆壬辰春三月既望，吳趨後學何大成君立題。』後於丁未（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又輯外編，其序之末云：『予因是旁蒐逸艷，併輯其志銘，暨諸公贈答，釐爲若干卷，題曰外編，附刻卷末，以貽同好。於戲，千載而下，知吾吳有風流跌宕如唐先生伯虎其人者，其以是編也夫。萬曆丁未佛誕日，吳趨何大成題于妙香閣。』何大成又於萬曆甲寅（四十二年，一六一四），

重爲序云：『……一日，予友王平叔過我云，鳳林孫師齋頭有伯虎集二卷，雲間曹寅伯氏梓而行之者也。卷中蒐錄遺亡，十得八九。不佞索觀之，大都按予舊本增損，顛倒其間，而金粉一賦，補亡之功，于斯爲大矣。……伯虎迄今百有餘年，其文采風流，卒無有彙而傳之者，至使區區窮愁之何子與夫未達之曹生，竊附其名以傳於世。……萬曆甲寅宿月穀雨吳趨何大成君立父題於金臺之摩訶庵。』

萬曆四十年壬子（一五一三）曹元亮輯刻子畏詩文序云：『然吐語珠璣，多不屬草，是以散逸少傳。膏臺袁先生裘重先生文，已刻樂府雜文賦四十七首，爲世片玉，而海虞何君立氏復稍加補葺，然終非完豹也。今所集二十二種，百五十餘篇，大都皆先生中年作，悲歌慷慨，而寄韻委婉，謔浪笑傲，而談言微中。先生善畫，恨不得於畫見先生，今於茲集見之矣。謹校閱付梓，遺珠在世，博雅鑿補，則先生益不朽。萬曆壬子相月，雲間曹元亮寅伯甫題并書。』

子畏之集，今所見者，除唐刻全集外，有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四卷，其序已錄卷首小傳內。按袁宏道任吳縣知縣，在萬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此時袁表之甲午刻本及何大成之壬

辰刻本已行於世，故中郎得集而評之。

唐仲冕重刊六如居士集敍云：『嘉慶六年嘉平月重刊家子畏先生集成，因爲之敍曰：……余於袁徵君棠，王孝廉睿，何文學元錫，得袁中郎批本四卷及萬曆何君立本二十二卷，輯而刻之。以家藏山水畫端詩，阮中丞元，黃司馬易，所藏墨蹟。王太守文治，邵茂才驟，趙上舍輅，魏茂才標，所見詩篇，且刻其制藝畫譜，而孫觀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詩一卷，韓封君是升有明天啓間，周廷簡所臨畫像題跋，並采錄外集，都爲十六卷，遺文軼事，亦稍蒐羅矣。然傳志稱先生窮研象數律曆，揚馬玄虛，五遁太乙諸書。以余所見周碑算經中有先生辨證趙君卿甄鸞諸人勾股法數十條，最爲精核，則其著述之弗傳者，又豈少哉……』

## 附錄

### 明史文苑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尙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

尤侗明史擬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童髻入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縱酒放懷。諸生或笑之，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主考洗馬梁儲還朝，攜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與嘆賞，遂招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寅乞敏政文以餞。己未會試，敏政爲考官，同舍生徐經，以幣交敏政家人，爲給事華景所參。詞連寅，俱下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浙東爲吏，不就。放浪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築室挑花塢，與客殷飲其中。嘗緣故去其妻，自傷放廢，無所建立，譬諸梧桐散霜，苟延何爲。復感激曰：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作悵悵詩，讀者悲之。寧庶人慕其名，厚幣聘往。寅一見知其有異志，佯狂以歸。少嘗乞夢九鯉仙，贈墨一擔，自是才思日進。其學務窮研造化，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音聲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王遜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厭苦徵求，亦不盡其所至。晚乃皈依佛乘，自號六如，年五十四卒。張靈字夢晉，家貧嗜酒，亡所得，寅嘗晨詣之，臥未起，呼之，靈作色曰：乃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遊虎邱，見數買飲於可中亭，且賦詩。靈更衣爲丐者，賈與之食，靈且噉且談，詞辨雲湧。賈始駭，令賡詩，揮毫不已。

凡百絕。抵舟易維羅陰下。賈使人跡之不得，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天魔舞，形狀殊絕。靈亦能畫人物，間作山水，斬然絕塵，惟掩其醉得之，莫可購取。

王鴻緒明史藝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淡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寅友人都穆構其事，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後緣故出其妻，家無餘石，客座常滿。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而卒。寅詩文初尙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

穆字元敬，吳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里人娶婦，夜雨滅燭，徧乞火不得，或言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往叩果然，其老而好學如此。以陷寅爲世所薄云。

江南通志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中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坐同舍舉子事，發爲吏，不就。築圃桃花塢，游息其中。其學務研窮造化，尋究律曆，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曰：後世知我不在此，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直追唐宋名匠。雖遭放廢，坐客常滿，文章風采，照耀江表。寧藩以厚幣聘，甫至，卽佯狂以歸。

張靈字夢晉，善圖畫，文思便敏，佻達自恣。祝允明愛其才，令受業門下，與寅交最善。

尹守衡明史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也。寅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爲諸生，不或友一人，桀特之志錚然。同郡生祝允明敬其才，望而顧友之，規之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峯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寅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不屑事場屋，著廣志賦自見。

允明曰：『子必從己願，便可褫襦，燒料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時業，子則取舍奈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擲之耳。』明年爲弘治十一年，太子洗馬梁儲主試應天，舉寅爲第一人。當赴會試，江陰舉人徐經欲交知於寅，百金爲壽，同舟俱北。時寅文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謁，闐咽于門。儲還京，言于詹事程敏政曰：『僕在南都得唐生，天下才也，請君物色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故江南奇士也。』寅以是與經咸得受知敏政門下。其春敏政奉詔典禮闈，於是有訐一生於朝，以爲敏政嚮題受賄者，詔逮二生下詔獄，連敏政，并廷詢經，竟承服，寅亦爲所株累，罷黜爲濬縣。計是時經用其富，愚抵於此，亡怪也。寅以其才若彼，豈其喪志若此，一飲其惠，遂罹其菑，比匪之傷，從自及已。

寅旣坐廢，自以爲不復見齒士林，皈依佛氏，自號六如居士，築室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有桃花庵歌詠之，能令醉士解頤。嘗夢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繇是詩文日益奇。畫稱一時神品。晚年稍欲別成一家之言，以冀名世。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人天之間，未及成章而沒，年僅五十四。

寅有答友人文徵明書，見者無不酸鼻。其書曰：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墮，堞，荆柯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精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酷，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跌宕無羈，不問生產，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慷慨善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費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文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轅，歧舌而贊，并口而稱，躡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淚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

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薏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握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舉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郵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蓬籬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于執事者，迄十五年矣。錦帶懸髻，迨于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疇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撥桑榭，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吁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惡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穢，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疏百氏，敘述十經，翺翔苞輿，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

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則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鬃奮矣，吾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卒。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尙復無言，唯吾卿察之。

寅家世業賈，寅父方用寅起家，然竊自歎曰：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寅猶落落，及舉賢科，忽遭擯細。又有妬婦，斥去之。以是落魄逾甚，益任達自放。文徵仲與寅少小爲文字交，甚相得，每規之正，寅輒心伏，請隅坐受教，然不勝其磊落之氣，狂奴自若。過金閭見畫舫，一女郎顧已一笑，悅之。知爲吳興官家婢，自設無聊狀，求從門下書傭。主人甚愛之，已而以要求歸。主人曰：汝肯終留我門下，吾當爲汝置室。寅曰：主人不見棄，使小人今日得爲門下犬，何幸。主人盡出室中婢眎寅，寅請以女郎許之。

昏之夕，女郎謂寅曰：妾向過金閨，見似君，非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女郎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汗如流，歎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寅曰：何物女子，於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亡何，有客過其主人，見寅，乃白主人，主人大駭，請列賓席盡權。明日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

與祝希哲及張夢晉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飲，曰：此樂恨不令太白知之。三人皆以風流自豪。

希哲者，允明字也。與寅並負才名，舉鄉薦，官應天府判，書學一時無有出右者。王元美品爲明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人釐金幣索其文及書者，踵至，辭不肯見。多醉妓館中，俠少年爭慕之。從之遊，日張酒，呼與宴，歌爲壽。故有好蓄古法書名籍，或款客亡所得酒，比初值什一二輒售之。宦橐可千金，不兩年都盡。有黑貂裘甚美，青女至矣，卒鬻之以當酒錢。窘又稱貧，黠者當其窘，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累紙可得。已小饒，更自貴也。

夢晉者名靈，與寅同里閭，靈才不及寅，而放誕過之。恆曰：日休小豎子耳，尙能稱醉士，我獨不能



耶。遊虎丘，會數賈飲亭上，靈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賈方分韻賦詩，靈前請願乞大醉，而以狗尾續，連舉大白十數，揮毫數十首，不謝藏踪去，賈以爲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畫視寅差伯仲，早逝，少傳世。允明生而右手指枝，自號枝山，喜著書，有祝子通，祝子雜，祝子罪，知蠶衣浮物，蘇材小纂，野記，語怪，金石契合詩文數百十卷。

論曰：論者多咎伯虎失足於徐經。余曰不然，伯虎當宸濠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點者，幾人哉？且脫屣若此矣，矧在志士盛年之秋，伯虎肯以其身徇徐經，必不然也。或又言文人無行，若論司馬長卿而第指其竊貨，後世無長卿矣。夫士負不羈之才，故多違俗之累。嗟哉，伯虎何失其爲伯虎哉？

### 黃魯曾吳中故實

解元唐子畏，吳縣人。幼小聰明絕殊。出作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學生，與張夢晉爲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鬪，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後玉峯翁中殿元，立竿有旂帶，

飄飄之影，往來于君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劬書，不判年學成，至弘治戊午鄉試，首薦。會試遇江陰富人徐姓者，有賣題之毀，君與徐舊交也。徐以三四書題乞君代作，而君不知其文衡泄之，給事中華景因劾程篁墩先生事，連逮下獄，落其桂籍。然篁墩道學之士，決無以私滅公之弊，而家人之竊以售得其命，未可保也。後歸林下，每見重於人。且書畫逼宋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每陪邑令宴飲，則朗誦長歌以諷之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上有錢要不了。』貪黷者內報焉。

尤侗重修桃花塢唐解元祠墓記

唐伯虎先生自名江南第一才子，然其才甚奇而數甚奇，予甚悲之，故嘗纂修明史，列之文傳苑中，而又擬明史樂府，特著桃花塢一篇。桃花塢先生所居處也。徐昌穀集有唐生將卜築桃花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因寄長歌解嘲。今讀其詩，猶見當時放誕風流慷慨悲歌之概。先生既與客繫飲其中，致卽穴此瘞焉。迄今不及二百年，形銷影滅，問其子孫烏有，第宅化爲邱墟，墳墓下而青廷矣。四圍菜圃，惟有樵夫牧豎，躑躅其上，欲求生時一杯酒，澆此坏土，尙可得乎？才人下場如此，真可於邑而三歎。

也。今秋客有過此者，偶見野屋中斷碑發時，大書唐解元墓，爲嘉靖初太守胡纘宗所立，不覺矍然知先生之靈實憑式之，越二百年始躍出也。或以告大中丞宋公，公登時命駕，往拜碑下。遂召士人贖其地，俾有司修墓道，覆草亭，樹門屏，加繚垣焉。里中好事，傳相鼓舞，百堵皆興，修歲祀之禮，今而後先生之衣冠面目，勞髯呼之欲出也。

因思地名桃花塢，一時花開，必有千條萬縷，爛漫可觀，而今桃根桃葉無一存者，何耶？乃問場師醜錢買數千株，雜植其旁。他日春風發苗，紅英繽紛，先生或與文祝諸公，張靈秀才，神遊其間，顧而樂之，未可知也。看花君子，相與觴詠於此，予雖非里人，欣然願往，爲問津之漁夫焉。爰擬楚辭以招之曰：

若有人兮江之東，衣薜荔兮冠芙蓉，駕紫鳳兮騁驪龍，逝謁帝兮蓬萊宮，猛犬唁唁兮阻九重。美人曉粧兮畫眉嫵，妒女謠諑兮謂淫蠱，將驪首兮攀青雲，歛失足兮墮黃土，竭而歸兮多離憂，溯江湖兮汗漫以遊，舉世渾濁兮去無所，牽蘿補屋兮塊獨處，杯潦倒兮墨淋漓，呼酒徒兮聊笑語，拍銅斗兮悵悵歌，羌佐之兮天魔舞，鼎鼎百年兮蹇誰留，荒草茫茫兮斷雲雨，鶴庚鳴兮桃始華，鋪錦浪兮蒸紅霞，佳城窈窕兮板屋周遮，令威化鶴兮盍歸其家，攜子觴兮風前，鼓子琴兮

月下采吳宮兮乘香，將以遺兮長夜。長夜兮奈何，醉鄉兮高臥，木客行吟兮石人和，魂逍遙兮歸來些。

孫星衍重修桃花庵碑記

吳郡城西北有桃花塢，方志稱爲宋樞密章綬別業，明唐解元寅築居於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判允明，文待詔徵明。天啓時，楊端孝大儼改準提庵，清朝宋撫部華，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得明知府胡纘宗題唐解元墓碑，因封樹之。按之墓志，稱葬橫塘王家村，未知孰是。今陶山明府爲六如居士之族，來官是邦，暇日行縣，見其祠墓頽廢，乃拓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署其室曰『桃花仙館』。出賞贖還居民侵佔墓地，以繚周垣，補種桃花數十株，復建夢墨亭，并輯刊六如居士集云。夫六如居士始以鄉試第一，受知於首輔梁儲，繼以漏試題事牽連，被黜爲吏，終以先識佯狂脫寧王宸濠之禍，築室斯地，鬻書畫以自存。不修飾詩文，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識者惜之。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緝。又曰：將貪忽名可貸而賂。又曰：眇眇之士在馭之。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推六如居士拒宸

濠之識之堅定，當時或爲梁儲程敏政諸君子汲引，得竟其用，不有樹立，亦當有所建白。不幸爲傅瀨都穆所搆，既恥卑官，隱居求志，其時若有知六如居士，如漢河南守之薦賈誼，安邑令人愛閔貢，唐當遽令之客李白者，則亦不至縱飲頽放，並不肯以著述自見，如張靈徐渭之所爲。且六居居士之文之行，俗人卽不知之，其不爲宸濠所污，固灼然照耳目者，於是嘆明之士夫無知人薦士之明矣。然六如居士卒以文酒自娛畢其世，不至如漢黨錮，宋黨人，明東林之殺身無益於國，反使懷才之士，杜門裹足，不爲時用，則又遜世無聞之學之出自天性者。今世知六如居士，勝於知章樞密，又得族令尹修飾，其故跡，以傳於後，不可謂非厚幸矣。吳之士，今猶古也；意必有才如六如居士而不見是而自放或過焉者，君子躬自責其馭之失其道與。陶山名府以名下士宰吳數月，廉聲仁聞，翕然傾服士庶，又進其士之才者賢者，以身教之邑之，望風景從，束修自好者，月異而歲不同，則不僅以此舉爲登臨覽觀之勝，後世必有知人論世而信吾言之不誣者。明府名仲冕，湖南善化人。乾隆癸丑科進士，特簡江蘇歷荆溪奉賢吳江令，調劇茲邑云。

遺命記

蓋聞天道固不可測，而盛衰相襲，循環迅若波瀾，以其時至使然也。大父廣德公生伯與父兩人，伯字子畏，諱寅，號伯虎。弱冠時才學高懋，領解秋闈，會試以口過擯廢，遂寓情花酒之間，寄傲煙露之外，半生落拓無拘。配伯母徐氏，繼沈氏，生一女，配王氏國士履吉之子爲室。父字子重，諱申，號懷月。母姚氏，生兄長民，幼而敏慧，性至孝，好讀書，不幸夭折。伯父慟哭而嘆曰：昊天不聰，翦吾唐宗，兄弟二人，惟命之窮。孰意天心有賚，吾父復生子兄弟二人，命名兆民，阜民，依然有子承歡矣。嗟乎！伯父得年五十有四，而卒于嘉靖二年癸未之冬，葬于北城桃花庵次。時余甫年三歲。父卽命名紹宗，以兆民爲子字，承祧伯父，當是時宗未之喻也。父撫子長，述以前事，率祭墓前，語伯曰：噫！而今而後，兄無若敖之嘆矣。予是時始知有蓼莪之感，然而事父之心，益敬而孝，其晚景愉樂，晏如也。忽于二十一年壬寅九月，予父病危，召予曰：爾伯向日所言，我當更其說以示後人，汝須記之。益撫掌而言曰：昊天不聰，不剪唐宗。今有二子，以送我終。兄有兆兒，予有阜童。泉臺含笑，爾我何窮。言畢大笑，俄頃而逝。嗚呼！父年六十

有七，子年二十有二，弟年已二十矣。越歲癸卯春，王葬于城西晉昌祖隴之次，豈非盛衰遷變，以其時至使然者乎？宗娶李氏，生一子，名昌祚，狀貌端厚，可望成立。阜弟英年可畏，將來子嗣振振，克昌厥後，予又何憾矣。迺摘辭以記之曰：爰吾唐宗，爵位崇隆，軒轅肇元，稷禪休風。文武膺天，唐國分封。忠貞奕代，蓋世勳功。咨予小子，學鄙才庸。父命承祚，以維大宗。伯兮父兮，克敦友恭。猗歟休哉，衍慶靡終。紀以垂後，禮樂聲宏。時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春月，降服子紹宗兆民氏，稽首拜述。

參考書目

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

唐仲冕編 六如居士全集

張廷玉等撰 明史

尤 侗撰 明史擬稿

王鴻緒撰 明史稿

尹守衡撰 明史稿

谷應泰撰 明史紀事本末

江南通志

蘇州府志



吳縣志

溫州府志

鄞縣志

姜亮夫編

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梁廷燦編

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錢保塘編

歷代名人生卒錄

丁文江編

徐霞客遊記

王 鏊撰

震澤集

楊循吉撰

松籌堂集

文 林撰

文溫州集

文徵明撰

甫田集

祝允明撰

懷星堂集

參考書目

徐禎卿撰 迪功集 新倩籍

王龍撰 雅宜山人集

閻秀卿撰 吳郡二科志

顧璘撰 國寶新編

王世貞撰 弇州山人稿 弇山堂別集

王世懋撰 王奉常集

秦酉巖撰 石湖記事

黃魯曾撰 吳中故實記

張鳳翼撰 處質堂集

敕撰 天祿琳琅書目

瞿鏞撰 鐵琴銅劍樓書目

錢曾撰 讀堂敏求記

弇州山人續稿 藝苑卮言 簪波治世餘聞

葉昌熾撰 藏書紀事詩

蔣一葵撰 堯山堂外紀

韓昂撰 圖繪寶笈

李如一撰 水南翰記

黃奂言撰 提錄

王穉登撰 丹青志

張丑撰 清河書畫舫

孫承澤撰 庚子消夏記

桃際恆撰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

敕撰 佩文齋書畫譜

不着撰人 墨緣棠觀錄

汪玉珂撰 珊瑚網

高士奇撰 江村消夏錄

興文社版 支那南畫大成

項元汴撰 蕉窗雜錄

李 詡撰 戒庵老人漫筆

孫伏生撰 談觚

沈德符撰 敝帚軒剩語

何良俊撰 叢說

王兆雲撰 說圖識餘

曹 臣撰 舌華錄

朱國禎撰 湧幢小品

王士禛撰 金陵記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90388)◆

中國史  
唐寅年譜 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編纂者 楊 靜 盒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吳

78

002630



.96  
-266